

文 學 叢 刊

堪 察 加 小 景

沙 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837.63
269-1
2

景小加察堪
汀 抄



目次

老烟的故事.....	一
藝術幹事.....	二七
巡官.....	五四
堪察加小景.....	七五
春朝.....	一〇〇
兩兄弟.....	一二九

老烟的故事

——記L君的一段談話

不錯不錯，我們有許多事都是倒霉的神經過敏弄糟糕的。我完全贊同你的意見。

這樣的事我也見識過不少呢。

我要告訴你一件小事情，這是可以充分證明你這個結論的。主人翁是我一個朋友，年齡和你差不多，三十六七的光景。我們暫且叫他做老烟吧。

其實日常朋友間也是這樣稱呼他的。雖然是同鄉人，我們認識的地方却在上海。他從前的歷史說起來太長了，現在我只簡單告訴你一點：小地主的



(南)

兒子，大學生，在上海讀書的時候曾經勇敢地反叛着自己的傳統地位。

大約是一九三一年左右，他被抓進『別墅』裏去了。這次的經歷給他印象很深。

『那洋罪你受得了嗎？』他曾經告訴我道：『先同你好客氣呀，茶啣，紙烟啣——想軟化你！你不承認吧；好，硬的來了：冷不防給你一陣腳頭耳光，……』

據老煙說，這是爲了使你在拷審時昏頭昏腦，好讓他們隨意擺佈你強姦你的原故。

我不知道他們在他身上檢到便宜沒有，但出牢不久他却消沉起來，天天躺在法國公園的草地上晒太陽，或者捉弄小羅宋消遣。究竟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聽說他還沒有做過丟人的事，總算相當難得。

一二八後他就回家鄉來了。他長住在省城里。他在一處中學校代點課，

一面兼做新聞記者。重新見面的時候我幾乎不認識他了。雖然依舊矮矮的，黑黑的一對大眼睛，但是神氣比在上海分手時還要消沉。

可是，雖然如此，八一三後在成都智識界開展的救亡運動，他却是參加着的。我有一次笑話他道：

『怎麼樣，你又忘記受洋罪了嗎？』

『現在怕甚麼哇？』他回答道：『……老子救國！……』

於是他又用他大而略帶恍惚的眼睛兩邊一瞥，看附近有沒有甚麼不可靠的傢伙，然後不時拿手掩住嘴角，低聲地告訴了我一通當地的情況。

我聽他講，一面忍不住好笑。但這笑，並不是因為他的分析有着錯誤的地方，他的話都是極中肯，極真實的。我不是笑這個，而是由於我不能不想到：你的胆子原來是生根在這些上面的呀！

毫無問題，他的對於本地的知識確是極豐富的。他不僅知道大體的情

况，而且熟悉細節。某個人的背景怎樣，他的一切言行的用意何在，他都清楚。仗着這些知識，我才得避免掉好多無益的誤會呵！這是我該感謝他的；因為我不在故鄉已經很久了。

比如有一次，我正在茶館裏向幾個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發表一點意見，他却再再打岔我道：

「怎麼樣，你今天這樣興奮？」

他向我遞眼色，又用腿子靠我。

「這些都是空話！」最後他說：「肚子要緊；回去吃飯了吧。」

當我們兩個人單獨相對的時候，他才低聲告訴我，聚談時參加者的某人如何如何，要我以後謹慎一點。

「那就是這樣，」我對他的繁瑣生氣起來：「我又無黨無派，全是根據良心說的。我有甚麼怕的呢？」

「事情沒有你講的那樣簡單，」他冷笑着，搖搖他的頭；「有你講的那樣簡單就沒事了啊。曉得麼，他們會瞎猜的。他們關心的是報消，會管你這一套？只要栽得上他就栽。」

接着他又用手半掩着嘴，眼睛警戒着，十分神祕地告訴了我一些瑣事。

「他們就是這樣胡幹！」他結束道：「看你想得到吧！」

我倒吸着冷氣說不出一句話來。

「所以我常常勸朋友，」他極當心地假咳了兩聲，繼續道，「大家爲了救國，有甚麼顧慮的？前綫的將士，連性命都捨得呢！不過中國的事，合適一點好些，不要太尖銳了。」

我一直甚麼也沒有說。

「老兄！你想我怎樣回答他好呢？我能說他所提出的那些不堪入耳的見聞是捏造的麼？憑着我一時的感情指責他的微溫主義也不大對，這太不禮貌。」

自然我也可以給他打打氣：

『你所看見的只見黑暗的一面。』等等，等等……

但這也并無好處。講到大道理，他是比你更在行的。而且說起來，還是非常精明的角色呢。所可警議的是：這個人凡事都離不開自己，便是別人吐巴口痰，他也要想想是否與己有關。所以他那豐富的智力所經營來的結果，總像是被闊過的一樣。

他的做人的作風也像被闊過的，不冷，也不熱。連他的外表都引起我這感覺。雖是又矮又黑，却不能說不健康；他甚至可以冒充體育專家。然而他却那麼沉靜，秀氣，一切都按照着禮貌行動。

他熱中一切日常生活的細節，也有點女人氣。但我并不是說女人該回到家庭裏去的，不過，一個男子漢，就那樣整天在油鹽醬醋裏打漩子，看起來也不順眼。而他甚至連老婆孩子的鞋腳也操心呢。

不用講，這一面也是緊窄的生活所造成的惡果。所不同的，多數人都難免滲雜着憤怒和不舒氣，而他却總是那麼服服貼貼，好像是當然的事情一樣。他只有一次向我發過一點牢騷。

『你看像你這批人怎麼辦！』他苦笑着，手背敲着一張極詳細的賬單：『變狗呢，又不願意，……』

至於他的老婆——這樣講下去也許太沉悶吧？好在幾句話也就夠了。她是初中畢業的，身體異常結實，正如他的愛她一樣，她也熱愛着自己的丈夫。佩服他有學問，甚麼事情都得仰仗他的指示。

但老實說，她是有點蠢的。一次她竟公然對我表示：

『你不要看我們陳先生吧，』她周身都閃爍着誇耀的說：『人滿細心呢。才結婚的時候連該怎樣走路他都教我……』

這是實在的。有兩次我邀他兩夫婦逛公園，看看已經就動身了，老烟總

會臨時拖延起來。替他的太太提着領子，綑伸下擺，不讓有一點不必要的礙眼的皺紋。於是這才從容不迫地按着禮貌出發。

他們已經有着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小的三歲，大的女兒七歲，叫巧巧，父親對他們非常當心，教管的很好，已經像大人一樣的懂事了。比我都還懂事，……

但是就此帶住，回到本題上來吧，我們且來談一談他是怎樣因為神經過敏弄糟了自己。

今年春天，他居留的地區出了一點岔子，你是清楚的吧？這真是一件不吉利的事呢！……

出事的時候他正在那裏，他很快地就把自己隱蔽起來了。他是熟悉這一手，而且時時刻刻準備着這一手的。至少去年以來他是如此。因為當我約他同我一道來這裏工作的時候，他就透露過這種意思。

「還是老地方好，」他說，搖搖頭，「社會關係多些，有甚麼亂子的時候溜也好溜一點。……」

但其實，在我們分手的半年以前，他便已經成了『休談國事』派了。據他的說法，這是因爲當地的與夫一般的情況有了變動的原故。然而對於熟人，他還是很大胆的；但在瞎吹一通之後，他總照例唉聲嘆氣，覺得前途渺茫得很。

「你看我們這批人怎麼辦？」他說，從鼻裏苦笑了一聲；「又不是看不清楚問題，但你就動都不能動！」

「那是你太顧慮呀，」我反駁着，「我們又無黨無派……」

「事情沒有你講的那樣簡單，」他搖搖頭說。「人不同了，我老實告訴你吧；不要太尖銳了，合適點好些。你我都是榜上有名的；說不定還有人釘呢。他就要你動都不能動呀！」

既然有着這樣一付精神狀態，而當時的情形確也有點嚴重，所以一出岔子，就像受到襲擊的蝸牛一樣，他立刻隱蔽起來。

但他還是不能放心。因為那陰影還在擴大着和加深着，簡直成了形了。加之，他又是『社會關係多些』的人，雖然伏處着，但是他的耳朵，就像果戈里的七品文官的鼻子一樣，仍舊在全城逛着；張開在所有的熟人面前：這個人怎樣了，那個人怎樣了，他都清楚。

這樣一直繼續到五月間，他認為不能再在原地方住下去了。他顯然是被一些自造的和外在的恐怖包圍得很苦。他希望到這裏來。這是他春天來給我的惟一的信；雖然我早給過他三封，但都被他吃了。

他的不答復，據來信說，是怕暴露目標。他的信上連住址也沒有，這自然也是爲了怕暴露目標。

他要我爲他找職業。但却不必把進行的結果直接告訴他，只需要簡簡單單

單通知某某報的某某先生一聲，他就立刻理會。這更不用說是怕暴露目標。他使我唉嘆了好久，但也終於爲他找起工作來了。

我一直忙了兩天，然而毫無結果。我們總愛說，目前一個普通自由職業者抵不住一個擺紙煙攤子的，但你去試試吧，希望取得一種起碼的生存權利，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自然，我們是在抗戰呀！……

我兩天都沒有攪出一點成績來，我失望了。我彷彿可以看見他那付等待回信的焦灼神氣。我被一種對不住朋友的感情所襲擊，不知道應該怎樣進行才好。

然而，一天夜里，當我正在屋子裏出神，考慮着一種可靠的門徑的時候，他却忽然輕輕腳輕手走進來了。

像做啞劇似的，我們情緒緊張，我們互相握手。

『就是你一個人住嗎？』他問我，聲音很低。

我透了口氣，然後告訴他我這裏是沒有甚麼的。而且當地的情形似乎也用不着如何擔心。

「當然，」他承認着，「這裏總該好些。不過，……」

「唉，你怎麼不坐呀？」我打斷他。「坐下來談談好吧！」

「好好好，……不過像有人跟我呢！」

「你瞎說！」

「不，不！很可疑。你不清楚，同我一道上車的呢。他一路就老跟我談這樣，談那樣；歇店他也跟我一道。……」

「現在還在跟着你嗎？」

「不，我在秦家橋就下車了，我撒謊說會人？」他帶點狡猾的笑了。

他這一笑，不但使我感覺前一秒鐘我們的緊張情形可羞，便是他也如此。至少，他是平靜下來了。

他已經到了兩天。工作，也已經有眉目了。他的託我設法，無非是爲防萬一的一種準備。他這個人就是甚麼事都細心的。他對自己的職業相當滿意。那官氣十足的報館經理是有某種背景的，而這正是十分難得的掩護。

「錢自然太少，」他嘆了口氣；「不過我現在是躲雨樣，過了這股勁再說。好在老婆孩子都送回去了。」

「不過我要問你，」我插入道，「爲甚麼會搞你呢？」

「是呀！我們這批人也算頂規矩了！……」

「恐怕你太神經質了吧？」

「不！事情沒有你講的那樣簡單。他們就不管你那一套呀。有你講的那樣簡單又好了啊。」

他說，意味深長地幌着腦袋：而我也只好儘他在「複雜」方面想了。和所有的善疑的人一樣，他的自信是極強的。這大約是因爲對付每件事都消耗

過太多的腦汗的原故吧。

「禮拜後他又來看我，是下午，我正在和一位饒舌家高談闊論，從目前種種堅苦情形一直到世界大戰。在生人面前他是照例不講話的。他默坐着，似乎在等待我們的完結。最後天已煞黑，大約再也熬不住了，於是他申言要同我單獨談話。」

他的穩重和禮貌當中滲雜一些神祕氣味。我猜想，他一定又碰到甚麼「複雜」問題了。爲了尊重他那謹慎精細的品格，我特別邀請他到天井裏去。

我首先問他的生活怎樣。他笑了笑答道：

「還好；那還沒有碰着那個傢伙。」

「你說的那個？」

「唉！就是同我同車的那個人呀。但是聽說這里空氣也不行呢。好在地方大了，我想一時總搞不到這批人身上來吧。還有大腦殼在前頭。」

他感覺慶幸似的笑了一聲；隨着嘆息了。

『真的，這個時代就是活出來也要脫層皮呢。』

他搖了搖頭，於是室內瞅了幾眼；像是偵查那個在里面來回渡着的朋友
是否在偷聽似的。他放心了。

『我是特別來找你的，』他說，『你給省里寫過信嗎？』

『前天才給老崔一封信。』

『提起我的事沒有呢？』

『我向他說做甚麼？』

『那就好！我就是特別跑來叮囑你這點的。無論向甚麼人你都不要提。
若是問起，就說不清楚好了。』他的變本加厲的繁瑣使我生起氣來。

『不要太神經質吧！』我沉着臉說；『這是甚麼地方呀？』

『當然，這里究竟不同了。多少他總要顧一點觀感。實在不對，我還可

以給他公開出來。不過，……」

這一次他給我的印象很壞。在他那矮而黑壯的軀體裏面，簡直給一個完完全全的，怯懦繁瑣的靈魂佔據住了。一個人爲甚麼只能面對着黑暗發抖呢？

我給他的印象恐怕也不大佳，從此我們長久沒有見面。但也許這又是我的神經過敏吧，因爲事實上，大家工作都忙，誰也不願無緣無故，爬山越嶺地去看一個朋友。而接着，敵人的狂炸又跟過來了。

從五月底到六月，我們不僅沒有見過面，就連信也少寫。我說少寫，因爲實際上，他是來過一次信的，怨着防空洞的擁擠和那種種可怕的氣味；但却沒有透露絲毫對於轟炸的恐怖，這真是一件奇怪事情！

我們的重新見面是在七月間。六月底他來信說，他已進醫院了，要我無論如何去看他一次。

選了一個保險日子，一個陰雨天，我渡過江，到了那個建造在荒山溝里的頗大的醫院。病房裏有三張床。同房的人都不在，大約乘着好天氣進城去了。只有他一人，張了眼睛躺在床上發呆。

他的眼睛比平常更大了，臉面也彷彿白淨了一點。他病的是失眠症和胃病。然而他似乎並不在意這些智識分子的恩物，他以爲會自然好起來的。

他所苦的是一個和他同房的病人的一些可疑的形跡。

「你讓我說完來，」他阻止着我，當我剛要勸他不必自苦的時候；「不然你又會說我神經質的。」

「那不會！」我插入道：「但是，我要勸你冷靜一點。」

他十分敗興的嘆了口氣，沉默下來。

「當然，」像現在才知道他是病人似的，於是我轉圜說，「當然，你所說的一些情形是應該注意的。比如，既要照你的像，他該正大光明的照

……」

『對了啊！』他興奮地叫了，『對了啊！』

『并且』我又道，『他爲甚麼可以自由進出呢？還藏手槍？不過，你不要管他的！少同他談些甚麼問題。……』

『那我倒不會上他的當！』

『這樣就對；趕快養息好出去就沒事了。』

『不！情形太壞我就要搬走的。』

恰在這時，那扇特別由我掩好的房門開了。

從老烟的神色，以及他那變大眼睛的示意看，這闖入者顯然就是我們談話中的主簿。雖是穿著普通，但很漂亮整齊，帶着目空一切的神氣。他隨便拿眼角掃了我們一眼，就各自照料起自己來。

我們依舊蹲在拘謹沉默裏面，一時不知如何把話題接起的好。而忽然老

烟這樣說了；

「其實現在還是我們這批人好哇。」

他佯笑着，還故意提高聲音。

「你下細想吧，」他愉快地繼續道，「那個比得上我們？又不負甚麼責任；又不主張甚麼，爭執甚麼，完全在空際裏過日子！……」

他無疑是在放着烟幕，然而，我却替他的神經更担心了。他原早是不會聰明到這種程度的呀！

我的心情陰暗了一兩天。第三天早上，日來的淋雨早停歇了，整個山城籠在霧罩當中。不管空襲也罷，轟炸也罷，我只希望能夠放晴。老兄！你體驗過嗎，人有時渴望陽光，是無所顧忌的呢。

我坐在屋子裏納悶着，凝視着豆漿瓶子出神。忽然，一個禮帽上洒着泥漿的人走進來了。這是老烟！一雙脚不用說，他的衣服褲子也是泥土。連臉

上都有。

他是黎明時候從醫院逃出來的。原因是這樣：他碰上那個逼他下車的人了。這傢伙來拜會那藏手槍的，立刻認出他來。於是他，強認老烟是熟識好朋友，對他異常親密，提出種種問題來談。

這還不算，連那個平日只會用偵查眼光看他，暗裏藏着手槍的脚色，也忽然變來愛講話了。

他充滿感情地說着；最後，他喘喘氣，加上道：

『我夜裏就想走的，那個看門的不肯。』

『你爲甚麼要把事情攪得這樣嚴重呢？』

我想這麼問他，但我嚙住了。我淡淡地說道：

『好囉，你靜靜在這裏養兩天再談吧。』

『不！我就要走了。我是特別來告訴你的。我還要去找找經理，我請他

答應在報上公佈出來。我就怕他們蒙住搞無聲無臭就把你幹了。……」

那個從我門口經過的提水的女人使他停歇下來；但却依舊陷在那種可怕的虛假的興奮當中。

這種感情是和瘋狂相鄰近的。我嘆了口氣，說道：

「你說的自然也是一個辦法呵，不過，……」

「我知道你又要講甚麼了！」他生氣地切斷我，這在他是很少有的：「難道我真是發神經病嗎？我們不要談了吧！事情要落在自己頭上才清楚的！」

「這完全是你的誤會！」我連連解釋，「你太興奮了。」

「也許是我太興奮，」他嘆着，稍稍平靜了；「但是我就怕別人說我神經過敏。難道我沒有長眼睛麼？你自己試試就相信了。」

于是他又向我提出幾點細微，但却十分重要的情節來證明他判斷的正

確，絕不是發神經。而且他是多麼講得人情入理呵，簡直連我也相信他了。他們的確有點像在監視着他，一有機會就會請君入甕。

但雖然如此，我却不全同意他的辦法。

「是相當可疑，」我承認着，「不過公開的事你還得多考慮一下，不要弄巧反拙，生出節枝問題來。……」

「只有這樣！我已經考慮過了。」

「難道沒有另外的辦法嗎？比如，你走一走？」

「現在怎麼能走呢？」他不以為然的苦笑了；「你現在走就正好；隨便路上那個小地方他都可以下手。這裏，他多少總有點顧慮呀。我已想過好多回了呵！」

我的沉默似乎越發加強了他的判斷，他滿有自信地站起來了；一面用眼睛搜尋着甚麼東西。

「甚麼？」我怪異着；「你找甚麼？」

「我沒有帶手杖來嗎？」

「你是沒有帶來呀！」

他陷在沈思裏。想想，他嘆着氣沉吟道：

「也許先不公開好些。……」

他慢慢把視線轉向我。

「就這樣吧，」他同我握手，「請你暫守秘密吧！」

鬆了口氣，他靜悄悄地走了。

我沒有說甚麼？也沒有送他。我站在屋子中間，穿着睡衣，陷在一種無端的迷惘裏面。從現在看起來，老兄！當時我的神經似乎也有毛病了呢。

我以為他此後一定還要來的。然而，時間迅速地在轟炸中過去了，一直沒有消息，我也逐漸忘掉他了。在這苦難的時代，生與死的意義固然都極重

大，但對於一個生活在空隙當中的人，却又是多麼的渺不足道呵！

自然，老兄！沒有一個明明白白的結果，我知道你是不服氣的；只看你的神氣便清楚了。但是老烟的結果却很簡單；離開我那裏，他當天曾經去見過他的經理；請求保護，但却得到一頓申斥。隨後他就「逃」到北岸寶勝寺附近一個親戚家裏去住；而且終於平安無事的死了。

這段不幸的尾聲，是我一次在鄉下跑警報聽來的。你知道，在郊外躲空襲非常愜意；又不擁擠，又可以自由吹牛。那發言人是個胖老紳士，一個健談家。因為彼此偶然談到一些隱密的軼事，他例舉出老烟來。

但他顯然并不深知事件的底細，有着很多附會地方。和他辯解是無用的，所以我只追問他道：

「老先生同這個人認識嗎？」

「怎麼不認識！我們三小兒就是他那位親戚的房客呢。落氣那天我正在

那裏。別的不講，那位堂客以後的日子怎樣過呵。年青青的，拖起一羣娃兒。」

「他的太太也趕來了嗎？」

「趕到那天就落氣了！聽說兩口兒感情滿好呢。那堂客哭着對我們媳婦說，連走路都教她，……」

「但是，請問究竟他是甚麼病死的呢？」

「我也說不清！醫生講是熱症。據三小兒推測，恐怕就叫經理那一頓罵氣慘了。但我看也不像，……」

「醫生說是熱症，但我看也不像！……」

後來我又多方打聽，終於弄不清老烟致死的真正原因。但當我一人獨處，偶爾想念到他的時候，我總每每於朦朧中看見絞架，陷阱，以及種種或軟或硬的迫害，而好多人萎縮了，死亡了！但我又想，這是應該的麼？現在

是甚麼時候？……

不過，就這樣帶住吧！而且請你原諒，我要收我先前的同意了，因為無論你怎麼樣講，倒霉的神經又有多少錯呢？

藝術幹事

每天吃過早飯，各人是都有各人的事。丈夫拏了飯鉢子去兵團部劃到，妻子則到駝公爺的裁縫舖去，坐在案子邊縫半天衣服，完成一件長衫或者一條褲子的最後工程。這照規矩是可以領回家做的，但那駝背不放心，彷彿倒是一個隨便怎麼樣的貧民，他還可以信得過些，於是她便只好多跑路了。但其實在那里坐着帶便看看街景，却也並不算是一樁壞事。

只有禮拜天他可以不去工作。有時那裁縫雖也提出異議來，甚至說些廢話，比如，『你還鬧啥子洋派嘍！』或者『大小姐，買主立着脚等衣服穿呀！』但她一概置之不理。她是見過大市面的。她幼小時候是個孤女，受人拐誘的丫頭，隨後便又在一處小城市裏做着某種買賣，但終於爲正經人所驅

逐，變成官太太了。她不管駝背的，時候一到，她總照例尾巴一樣跟着丈夫玩個痛快。

然而，便在不平常，藝術幹事也一樣很清閒的。那些大街上的牆壁，照壁，以及一切打眼的可以自由揮洒的處所，在初到的兩個禮拜以內，他便已經把牠們對付得很周到了，因為一幅畫的大胆的設計，他還曾經轟動過整個的市面。直到他被逼着提了墨汁桶子，替那個正被敵人姦污的同胞穿上條襯褲爲止。他們本來還要他補上一件汗衫或上衣的，但他拒絕了，以爲那太損傷一個藝術家的尊嚴了。

因爲這一件事，他很看不起當地的居民，覺得他們的文化是太低了。對同事也一樣，尤其是那個從不讓他在紙頭上顯顯身手的上司。但老實講，他的繪畫修養是很差的，某幅畫他甚至借了法幣上 Fiveyuan 幾個字來做花邊。他畢業於初級中學，抗戰以後才從祖父的嚴格管束下逃了出來，他想到

前線去，結果因爲錢用光了，便進了某處的訓練學校，而且，仗着一位官長的眼力，他是頂着藝術幹事的頭銜在工作了。

他頗不滿意他的工作環境。他常是幻想到前線，有時又希望能夠弄一筆錢來，就便做幾手生意，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他禮拜天的時間，大多是在這兩種希望下打發掉的。至於那究竟是一封辭職的簽呈呢，或是一封索款的家書，這却要靠當時的心情決定。他做這些事情的地點常是衙門口小茶館裏。因爲他的住處是太黑暗，太狹小了，而且那種大雜院的喧嚷也不肯讓他靜靜的推敲詞句：如像『心房』呀，『澎湃的熱情』呀，等等。

這一天早晨也沒有例外。吃過早飯，等妻子整刷了食具，他們挾着洗好了的飯鉢，到兵團部去了，以便早一點轉到衙門口去開始工作，在先前妻子是會同他一道走的，但自明白了她也便是同事們對丈夫冷淡的原因之一，以後，她把方針改變過了。她可以去茶館裏等他。她化裝了一下，對着一個完

全土貨的小圓鏡子塗了一些粉和胭脂，便也接着走了出去，離開了她那發着霉氣的潮濕的洞窟。

她是很喜歡打扮的。彷彿故意要破壞這山城里的風俗一樣。她的行動也極英勇。平常她每天至少總要收拾一番，挽了那和她一樣短小，但却肥壯的丈夫的胳膊，逛街，轉田壩。有一次甚至挾了軍用毡子在黃昏時候去公園內的山坡上臥游。這臥游以後，市民們對她的印象全改觀了。以前他們不過鄙視地說：『這個土摩登！』或者『這也叫太太呢！』現在他們簡直拿她當土娼看了。『又出來找野吃了，』他們說。

但這却只限於城裏的某些區域，至少衙門口一帶地方是兩樣的，那些壯丁隊的頭目，法警，以及種種不幸的大批候審的案件中人，對她卻很客氣，最大限度是帶點嘲弄意味罷了。此中兩三個還對她抱着非常的好感。當她獨自一人的時候，他們便要同她開上一兩句大胆然而友誼的玩笑。現在，她佔

據着一張當街的光綫充足的桌子，已經泡好茶了。但喝茶的人還少，她不免感覺無聊起來。

她伸伸懶腰，從懷裏摸出鏡子來，整理了一下頭髮上的綾結，又嘻開嘴看了一會牙齒，但還是毫無意味。最後她站了起來，走向街邊的小攤上去。那裏陳列着瓜子，花生，雙刀牌的紙烟等等。老板是個面白無鬚的中年人，因為沉默而且老實，幹事太太有時喜歡開他一點玩笑，或者冷不防從背後拖他的尚未剪去的辮子，向頭髮上插個草標：諸如此類。

她走到那老實人的攤子邊去，說了一聲「脆不脆哇，」隨手就抓了幾顆花生來剝，彷彿那是她本人買下來的一樣。接着她又去拿紙烟，表示她要看發霉沒有；但那獨身者把她阻攔住了。

那老實人不懷好意的笑着，捉住了她的手腕。

「怎麼一來就東摸西摸的啊？」他瞅着她說。

「嗨！這才怪，你是擺起看要的吗？」

聽見認真的反問，小販趕緊把手縮回去了。而女的也就隨手拏來一盒折開的紙煙，抽出一支來湊在嘴上，說了聲「火，」那老實人於是替她劃燃了一根火柴。

「記住哇！等一下就給你錢！……」

小販正想表示反對，但她已經跳回座位上了。

她平躺在靠椅上，蹺了二郎腿，神情舒暢的抽將起來。她徐徐的吐着煙圈，現出一種無邪的惡作劇的神情，彷彿捉弄了那老實人乃是她一樁最大的愉快一樣。直到幹事來了的時候她還保持着這樣的神情。

和她相反，雖然年紀才大她三歲，二十一，他的外表却很靜穆。也不說甚麼，一到，他就向堂倌要了筆硯來，攤開從兵團部陪地拏來的信箋，準備寫信。他握了筆，手掌撐着腦袋，在思索應當如何措詞。

這種時候她是不能打擾他的。她也小心的沉默着，伏在茶桌邊上，帶了滿足的神氣凝神看着他，就像守在金魚缸邊的貓兒一樣。但是過了一陣，她終於忍不住不活動了。

她把小腦袋一偏，優婉而低聲的問道：

「是給家裏寫麼？」

幹事懶懶的打了個呵欠。

「還不知道說不說得通呵！……」

「管他的，你寫得要委婉一點嘛！」

她鼓勵着他，一面十分親切的把那贖下的半截紙煙湊在他的嘴上。他吸了兩口，又取來湊在她的上面，於是勾下頭去，搖着筆動手了「親愛的祖父……」

妻子是不識字的。在開始同居的時候，幹事曾經立意要教會她讀書，她

自己也決心要成就一個完全的新人，但不上一月，這教的和學的，便都忽然全無與會攔下來了。就是連這件事的記憶也模糊了。

但這個沒關係，單是看着他，她便已經感到一陣滿足。加之，又是索款的信，她的滿足也就更加大了。因為她覺得，他們的生活確實也該改善一下，一筆準尉的薪水無論如何喂不飽兩個人的肚子。雖然長官優待，他可以拏菜飯回來吃，因而可以勻出一份。但這是惹人厭的，便是火夫也在說起閒話來了。

然而，即使就這樣過下去，她也不會有甚麼不滿意的，比起她所遭遇過來的不幸，虐待和糟踏，這已經是好得多了。因為她所交接的無非是些流氓，店員之類的脚色，他們是不作與講人情的。幹事的想法也一樣，祖父是冷酷的，同事們爲了他的整氣和不識世故，對他異常隔膜，而在半年以來，他却確實得了一個對他那樣關切的伙伴。

他是臃腫而沉默的，圓頭，草綠色的襯衫，黑色的短褲，身體很壯，彷彿一個短跑健將一樣。然而他却自以為多愁善感的。這是因為他愛好文學藝術的緣故。他讀過的書多是二十年前的，但憑了那些看來陳腐的東西，他所藉牠們裝飾出來的熱情幻想，却已就夠使驚異了。雖然便連他的說話她也不大懂。

現在，他已經滿滿寫了一張紙了，他在默讀着。雖然有着添補，或者如俗話所說，蹲了幾個叫化子，但看他那矜持的神氣，他是很滿意的。他望了她悠悠的說道：

『要是這封信再不生效，我也懶得寫了！看這老傢伙會把田地背進棺材裏去？氣人的是，你硬看到別人家振肥呢！』

『是呀，他們近來，囤大麥的，都囤對了！』
算作同意，幹事苦笑一聲嘆了口氣。接着他又寫將起來。

妻子也沒有再聲張。但她忽然走近他去，用手插進藝術家的腰包：空空如也！又把一只小皮夾取出來檢查一番，也一樣。於是她笑着，曠着氣跳起來了。

「狗入的！找駝公爺去！」

「看跑空路！」

幹事警告她：但她已經旋風一樣，溜到街上去了。

駝公爺是城裏的裁縫，他的剪裁和他的烟癮一樣有名。因為害怕槍斃，他去年戒掉了的，但現在又開戒了。而且還隨常嘮叨着說：「嘔，早曉得是這樣麼！」彷彿是自己上了一回大當，很為不平的樣子。他原早就有當掉人家衣服的事，現在烟價大漲，便連工匠們的薪工也拖欠了。但他是懂趣的，幹事太太才一開口，他就抱怨起顧主來，說他們彷彿以為線結搭便足夠養活人，所以老是喜歡拖欠工資。

然而，雖是這末說，他還摸了兩塊錢來表示他對於同伴的體貼。但是那個已經被他的談吐移轉了視綫的女工，忽然身子朝前一聳，大笑着叫罵了。

『甚麼呀？你是打發告化兒嗎？』

『那裏呵！我知道你是太太！要不是國難期間的話，……』

『你再說得好些我都不聽！』

太太大嚷着，真像兩塊錢無論如何不能了事一樣。然而經過那張油嘴的繼續解釋，並且表示，過兩天就是當掉衣服也要結清的時候，她軟化了。

『那麼記着呵，』她說，『謹防我把你的駝子醫伸！』

當她回到茶館裏的時候，信已經寫好了。幹事正在用方體美術字寫信封。最後，他偏着腦袋，哧響着嘴的看了好一會；太太則伏在他的肩上共同鑒賞，末了，他們才又一同到郵政局去。

他們經過大街上的時候，照例有人擠眉弄眼，而且從鼻孔裏輕輕哼道：

「這也叫太太呢！」但這是見慣了的，何況他們還疑心那是一種羨慕的表示呢。他們是那樣的親近，挽挽手不說，她還全身的依傍着他。他在向她敘述信的內容以及措詞。

一個鬚鬚濃黑的瘦長老人，說得實在一點，一個專門以講野話博得聲名的怪物，他動着左眼臉，十分嚴重而憂愁的長聲太息了。

「這些年輕人真不知道天有好高，地有好厚呵！」

剛要走上榮盛飯館的時候，藝術幹事忽然看見他的上司，以及別的幾個同事正在對了他們走來。但都裝沒有看見，彷彿看他們是空氣一樣，折進館子里去了。幹事知道他們是大吃特吃的，他們常常這樣。

他不平而惡意的笑了起來。

「還口口聲聲離不開國家民族呢！……」

「那不是，」她並未聽懂他的話，但她附和着：「前天又運了好幾石走

了！一家一口袋。不出力錢，又容易通過檢查。」

向郵箱裏投了信，他們就便道走出北門，順着城牆腳走，向東門外兵團部去拏飯食。她在營門上等他，想着今天既然那樣多的人去進館子，菜一定是會多一點的。然而，當一檢查飯鉢子裏的菜碗，她失望了。

「人多是這點，人少也是這點！」她不平的說。

「你不是拿到錢了麼？」丈夫問：

於是他們開始議論着各樣的好菜，而在要進城門的時候，那個站崗的保衛團丁，忽然爲一種想法所打動，他把腦袋一下伸近他們的飯鉢子去。

「我看你們吃得怎樣哩，同志！……」

但他立刻頭縮回，嘆息了：

「唉……」

然而，半點鐘後，設若這位軍爺能夠偷着下崗去觀光一下藝術幹事的食

桌，他是會驚羨不置的：他們是吃的一點不假的桂花飯呢！因為菜油有現成的，回鍋肉太化錢，他們在到家後的二度會商中又才臨時變了計劃。雖然惹來一番煩惱，但他們現在是在高高興興的吃了。

麻煩是爲了借鍋灶來的。他們自己沒有，照例總向鄰居們借。但一兩回好說話，次數一多就討厭了。然而幹事太太全不理會這些，她一樣的去借，因此常常弄來一些小不痛快。直到他們快吃完了，那位鄰居的太婆還在嘖嘖叨叨的說着碎話。

「甚麼，」她咕咕着，「你怕是往幾年麼？來不到了！……」

幹事太太忽然忍不住了，她把飯碗一擱，隔了板壁嚷道：

「呵喲！這才了不得，燒了你幾根柴呀！」

「沒有什麼了得了不得，」對方也把聲調提高起來：「不過我倒才第一

次看見你這樣漂亮的官太太呢，——看羞死人！」

接着院子裏起了一陣快意的哄笑。

太太真的生起氣來，正打算還嘴，但給丈夫阻攔住了，以爲那些人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值不得鬥口，於是她就僅僅咕噥了一句：「這個老娼婦」，就動手收檢起來。

碗盞收檢後是睡午覺。這是他們的新生活之一部份。搬來的時候曾經借了一張床，但後來那出借者大不滿意他們的行動，別的不滿意他們的又從中慫恿，說像他這樣的太太一定不是正經貨，而那丈夫也不是甚麼大官，就逼着收回去了。

他現在鋪的是地鋪。雖然並無地板，又不平而潮濕，但在席子下面的是厚厚的稻草，而在他們血管裏沸騰着的又是那種少男少女的儂勁，所以他們一樣睡得很好，而且一覺午睡總隨興之所至，一來好幾個鐘頭。因而也就招來鄰居們的猜疑和不满，甚至，有時那個挑水的王老頭子，還要吐着唾沫，

故意大聲的叫着：「難怪年成這樣壞呵！……」

當他們醒來的時候，太陽已偏西了。於是他們立刻收拾好到城外去。他們常去玩耍的地方是西門外大河邊上，那裏有着望不見底的澄碧的深潭，也有沙水整潔的淺灘。大山在河的一面筆立着。而在山水之間，則是一片白晃晃的河壩。這是那些喜歡好空氣和清靜的人們的游樂地帶。再過一月，到了真正的夏天，便又成了游泳者的世界了。

現在，靠城一面的河邊只有兩三個洗衣服的老媽子在着。衣服是已經洗完了，但似乎還捨不得走，他們在閒談着，也許是在講着主人們的壞處，她們一面把脚泡在水裏，而這個出色的消遣把官太太打動了。她是傍着丈夫坐在一處下臨深潭的岩石上的，在向幹事玩笑的爭就了幾句之後，便像一隻野貓一樣攀着岩壁跳了下來。

她頭顱似的踏過河壩。於是脫掉鞋和襪子，隨後她又回轉身回來，向着

丈夫笑嚷着走去。她原想走近一點，然後用水潑他，逼他也下來的，但她又虛了脚，幾乎落進坑坑裏去了。

她故意大聲的驚叫起來，要求着他的援助。但他拍着手笑道：

『率性采下去洗個澡呀！』

接着他又拋了一片石塊到她身邊去，於是一個在岩上，一個在河里，互相打起水仗來了。

末了，她濕着一半身衣服奔跑向岩石上去，就在那裏向他扭扯起來。他是決了心『招架』的。而她起初是用拳頭打他的背膊，隨後便呵痒。終於把他推倒在岩石上面，當她騎在他的身上細細考問的時候，那些老媽子不免驚怪起來，提了籃子，咕咕着走散了。

他們的粗野但却壯健的娛樂，直到丈夫認真告起饒來為止。於是太太站了起來，動手晒晒她的衣服，這是她一件唯一的既沒有補丁，也沒有褪色的

海蒼藍布衣服，她把牠仔細的鋪張開來，而且第一次感覺受了損失；但也很快的就過去了。

她現在只穿着一件白襯衫了。因此本來油黑的臉蛋，看起來也就更黑。但她的眼色是無所忌憚的，這個於她也並不很重要了。她在對了鏡子慢慢整理她的頭髮。

藝術幹事正在靜靜的休息，他的心還有點跳。但他忽然問道：

「你從那裏聽來的，他們真的又運米來的嗎？」

「那不是！別人倒振肥了！」

「振肥他的！可是我倒想起一幅漫畫的構圖來了。一個大胖子軍官，一支手提斗，一支手擎根鞭子，前面一隊士兵，一人肩頭上駝一口袋糧食。

……」

「對對對！」她放下鏡子頭髮，驚喜的叫了，「那軍官就把橢圓畫上

去！」

「你這一下倒把我提醒了呢！……題目就叫軍糧，下面打個問話符號……這真對極了！……」

他簡直唾着嘴，十分高興的跳起來了。

「要是在前線那不曉得有好多好題材呵！」

他忘情的望着空間，彷彿又在他面前展開了一個奇異的幻想世界。

發狂似的，他又忽然從身後兩手摟住妻子的下巴，偏下頭去，用了閃着

夢想之火的眼光緊瞅着她，最後是很嚮很嚮的親了個嘴。

「我們還是想法子到前綫去好吧！」

他熱情的懇求的說，在她身旁坐了下去。

「只要你到那裏，我就到那裏！……」

她的聲調有點顫動，而幹事則感到眼睛已潤濕了。

兩個青年人在心情的激盪中沉默了好一會，而在沉默當中，能做的就只有接吻；那聲音之大，連他們自己聽來也發笑了。但他們終於平靜下來，幹事開始向她描寫着他所知道的前綫上那些如火如荼的光景，以及他能夠找到的上前綫的門徑。

在他看起來事情是不會有困難的。但她却有她的顧慮。她發愁的打插他說：

「你倒好，我怕我找不到工作做呀！」

「你可以參加演劇隊的。不深沉，只要出得衆就行了。」

於是他又對她的才能品評稱讚了一番，說是像她這樣活潑大方的女性，去演戲一定是成功的，因為她還有着豐富的生活經驗以及別的種類。最後他又嚴重的聲明他的決心是不動搖的，後方已經使他感到極大的不耐煩了。

「再住下去會忘掉抗戰，抗戰也會把我們忘掉的！……」

黃昏來臨了。一切都籠罩在莽蒼蒼的暮靄當中，但却透明而沉靜。在落日的返照中，河壩顯得白璞璞的，淺灘看來更加晶瑩。播穀鳥尖銳的啼着，忽而又消失了。

所有的物象都似乎是多情而柔和的，便是那些木然不動的巖石也像有了感覺一樣。河流的歌唱使人陷入忘我的境地。幹事夫婦是簡直被身外的和我的幻景所溶化了。他們偎倚着，互相傾倒着他們對於生命的希冀，乃至忘掉了時間。

當他們警覺時間已晏，準備進城的時候！天已經黑定了。但要不是晚間蕭寒，他們說不定會留下來過夜的。因為當着穿過那些無人小徑的時候，他們還是毫不着急，依舊傾箱倒篋的談着種種聰明人聽來將會發笑的傻話。直到進城，他們的脚下才踏實起來，於是在那些使人眼花的燈光下面，他們記起午間的贖飯來了。

進城不久他們就折進一條小巷子去。他們就在巷子另一頭住家。這巷子是悠長而曲折的，住着的全是一些小戶人家，街面既窄，又沒有街燈。距離月亮上升的時間又早。他們好不容易算是摸到家了。他們找出飯鉢子來，但是沒有一家的鍋灶還是熱的。有些規矩人家，已經關上門在睡覺了。

她又摸到別家院子里去，都一樣。有的人家，甚至不等她開口，便黑起臉來向她打賭，表示他們是連火種都沒有了。更甚的還要從她背後冷笑兩聲，說是安家不安鍋灶，這是她一輩子都沒有聽說過的稀奇事呢？

跑了一陣，她挫折了。但她忽然想到一個新鮮意見：

「嗨，我們不曉得拿到館子里去熱啊！麵攤子上冒熱一下也行！」

「端起飯鉢子在大街上借鍋，那才好看呢！」

「有什麼不好看哩？又不是平時，你跟着我走好了！」

於是由太太端起鉢子，他們一齊到了街上。首先碰見的是一家麵攤老板

是一個絡腮鬚老頭子，性情直蕪，隨常愛同顧客爭執。但他的麵又細又薄，又不顧惜辣椒香料，要不然他已經收攤子了。他們走去的時候，正碰着在「打擁堂。」

那些消夜的都手裏拿了筷子，環繞着那麵攤，希望早點塞些東西回去睡覺。而絡腮鬚子正在緊張嚴肅的趕工。所以她一說完，那老頭子便老虎般的嚷道：

「我們就靠到這個養活一家呀！」

「嗨！你這個話才說得怪呢！」

太太驚奇着，老頭子却從此一聲不響，一隻手挾了三個碗打他的「調合。」

「怎麼的呵！」太太追問着，「冒不冒你要開聲腔呀！」

「他怕冒了飯把水給弄渾了。」

一個顧客從旁解說着，但夫婦兩個已經發起火來，詈罵着走開了。他們走到一家冷清清的小館子去。那掌鍋的既不承認，也不拒絕，但却顯得很是懶散。

「炒桂花飯麼？」但也終於這樣問了。

「那個夜裏吃那麼大油做什麼哩！」

「那麼湯飯？」

「就做湯飯吧！」

藝術幹事怕又鬧僵，趕緊着回答了！

「好多錢呢？」他接着又問。

「一元兩元隨買主的便。」

「那麼儘一元錢做好了。」

他們走進食堂，坐下來了。一個堂官走來嘩刷刷撒下一把筷子。

「客人要菜麼？」他避開笑臉，尖聲的一直嚷着：「溜腰花 溜肝尖，滑豚，豚丁！……！」

「我們沒有發國難財！」

太太賭着氣切斷他。而話一衝出，她的一肚皮氣也就立刻消了，原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從來又少有一般女性所會隨常表現的小氣。所以不但忘記了她的不快，接着她還興沖沖的跑去監視那掌鍋的廚師一面同他談天，而且很迅速的，那廚子便也沒精打彩的了。

等到從從容容的吃完，街上已經很少人了，只有烟鬼和無家可歸的野狗還在寂靜中活動。大門照例是一早就關閉了的，他們大聲的叫喊，但却意外的沒人答應，於是央告，接着便忍不住胡亂責罵；但進去的希望是更少了。他們互相膩着苦笑起來，好像一下子失掉了把柄一樣。

然而，對於那些心地健康的人，是沒有甚麼叫做狼狽的，他們無聊似的

沉默了一會，幹事太太忽然被一段回憶所打動了。

「他媽的！我們不曉得到公園裏去玩呀！」

「老實話呀，這麼好的月亮！」

丈夫愉快的附和着，但他又嘆息道：

「唉，不行，已經關了城了！」

而接着，他忽然被一種冒險的念頭所慫恿，立刻車轉身去，希望把大門拾開。但他白費了一陣氣力，於是，他們便決心在大門外想辦法了。

恰好門邊有兩個大石橙子，於是就選擇了一隻又光又亮的作爲他們的臨時的舖位。而且，這個別緻的設計不但沒有破壞他們的興緻，反而增強了牠，彷彿那些常吃油腥的闊人意外的撞見了一餐精潔的素飯一樣。他們是以快快活活打發這夜晚了。他們偎倚着，互相傾吐着他們的熱情，以及對於未知世界的種種夢幻。

從他們對面看去，可以望見一株老白菓樹立在一家牆垣里面，俯瞰着牆外的街道。在如水的月光下，連那不潔的街面看來也可愛了。一隻黑狗在靜靜的舐着石凳下的飯鉢，但却始終未被覺察出來。城外彷彿有巫師在打「保符」，「嗚咽的海螺聲傳過來了。

然而，還在那些對於生之享樂充滿信心的人，又有甚麼大關係呢？……

巡官

馮二老師早就從城裏回來了，這故事發生在他回家後的第三個月上。

他是帶了巡官的委狀回轉鎮上來的。根據專家研究，設置鄉村警察原極必要，不然我們就無從完成地方自治，也不會變成一個近代國家，然而，二老師却爲這個進步措施打了不少的麻煩。雖然經過老太爺的多方努力，他已經就了職，那些鄉公所的確丁伙夫，也都全換上黑制服，制帽的盤兒也擴大了。

這真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二老師的進城，原是爲避禍的，那時候正爲壯丁問題逼得他走頭無路，出錢不行，找人頂替不行，於是他就只好逃到丈人家裏去了。他正碰上巡官訓練開始招班，那岳父在城里又頗有手面，

因而他替他抓住了這個機會。起初，大家還擔心鎮上會另外派人來的，可是沒有。所以一月以後，他就順順暢暢的畢了業，而且帶了巡官的委狀，回轉鎮上來當巡官。

當才回來的時候，他把這件事看得很簡單的，他的委狀一點不假，政府又早有了明令。然而不然！因為鎮上的實力派，以及那個真是實力派的前身的鄉長，不僅對於他的職務毫不發生興趣，同時他還碰到一些認真會叫一個老實人難於忍受的種種嘲弄。這些別緻的歡迎，是那個壯丁隊隊長發動起的，因為二老師將會使他去職不說，從一個曾經作奸犯科的光棍看來，一個警察是值得奚落的，而他的拒絕受訓，也正因為他一向就很鄙視這類一個文明國家必不可少的公僕。

然而，現在二老師總算早已經就了職了。這一半因為實力派究竟不能不多少尊重點體統，一半因為父親大人實在替他出過不少的力。岳父從城里不

斷發動了好些督促的公文，老太爺則十分廣泛的浪費着糖賸，而在這兩者的挾攻之下，所有的障壁都打過了。

他就職已經個多月了。起初他還每天穿了制服，在市面上巡行兩轉，聊盡厥職。然而，三五天後，他就沒勇氣這樣做了，雖然他還儘量容忍了父親的勸告，沒有干涉過那些有礙觀瞻的種種違法舉動，賭攤以及煙館。他有點悶氣，覺得他的處境未免尷尬，而且頗不滿意老頭子的從中掣肘。因為由他看來，別人對於他的行使職權是沒辦法的，而他所碰見的嘲弄，反是來自他的寬大。何況這是新政，當其舉行開班典禮，和散學典禮的時候，縣長還會經給大家壯過胆，說是他很樂意作諸位學員的有力後盾。

因為這點悶氣，在兩父子間，已經爭執過好幾次了。前兩場因為缺點零碎錢用，巡官自作主張，賣了一兩斗玉麥開支，於是雙方口角也就更加厲害起來。幾乎每一提起就要互不相讓的叮幾句嘴。

二老師是住過一兩年中學的，但却永遠剃光頭髮，戴着頂尖頂金絨瓜皮。

『你不要再說了好麼？』這天早晨，他又對父親的囉嗦耐不住了，於是掀掀帽子，他就開始向他反攻，『我已經說過幾百遍了！只等領到米貼，我就分文不少的如數還你！』

『米貼！還我！哼，哼，可惜你娃娃還也還不清呢！……』

於是咳嗽一聲，唾出一口濃痰，老頭子就又背誦起兒子回來後的種種開銷來了。

這是一個矮小的老人，他是那樣的瘦，可怕的支氣管炎，已經苦了他許多年了，但却永遠生龍活虎的，就連嘴上的每根鬍子，也都充滿了生氣。他是出名的糧戶，也以慳吝刻薄著稱。穿着和一般士財主相像，單看外表，你就不會相信他每年要向政府完納一兩二兩的條糧。

巡官原極怕他，他的大哥便是他折磨死的；但是現在變了，他切住他道：

『不要說那麼多！你送了些情嘛？請了些客嘛——那是你自己願意啦！』

『嗨，對！我自己願意！……』

啞啞蓋滿鬍子的嘴，老頭子惡毒的笑了，而巡官立刻理解了他的用意。『那麼總是全都爲了我囉！』兒子頂上去說，一時感覺到了一點生不逢辰的酸楚。『這樣也撞不得，那樣也撞不得，全都是爲了我！』他接着憤慨的說，『走去干涉一下住戶的清潔，也叫你少管一些閑事！……』

『你又去干涉啦！難道還要我領路麼？到處都是煙館子賭攤呢！』

『我是要去干涉哩！……那天把我惹毛了，我是要去干涉哩！……』

巡官是一個青水臉人，他的臉色現在更鐵青了，他渾身顫慄的衝氣走了

出去。

不錯，這是衝氣，但也是躲閃。因為若果他不避開，父親的老調門更會叫他氣個夠的。他會說，他的算盤是打錯了，他的職務的好處，乃在於從此免去了壞人的搗蛋，不會再拿出問題來同他們麻煩。而若果他非如一個巡官一樣事事認真不可，他們的境況就會更糟。至於提到種種法令，以及縣長的鼓勵，他又會說那是官腔，不可靠的，而且胡扯些事實來證明一切官腔之不可靠……

這是個美好的春天早晨，空氣清新，就只是有點冷。一出大門，巡官就雙臂一抄，手掌統進窄小的袖管裏去；雖然統進的只有幾根指頭，但這并非由於怕冷，倒是習慣使然。因為自從成人以後，他就發覺了這個姿勢的好處，既然文雅，又可免於失措，便是大熱天也都改不過了。

從來他是很少進茶館的，只於就職以後喝過幾次早茶，可是幾乎每次他

即得準備領受一些流行的趣話，「唉，搓四圈早麻將啦！」或者故作正經的向他進着忠告：「你也管管事啦！上柵子的尿巷子，又給那個歪屁股窩得個些髒！」於是，他就決心不要講交際了，恢復了從來獨來獨往的習慣，寧肯去逛田壩。

巡官的脾味多少有點拘謹。有的說是因為書沒有讀通，有的又說，是小時被老頭子管束緊了，然而，不管如何，他確乎有點迂！他已經在那些和軟的小徑上徘徊了好久了，但他依舊滿臉晦氣，解不開那些使他那麼煩惱生氣的可惡的結。最後，他就又駝着他的不幸進場去了。

一進柵子，他首先碰見的是那父親，巡官有點驚異，他立刻停止腳。

「啊嚨，你就逛了這一早晨！」老頭子嘮嘮叨叨的說，「已經來找過兩次了！……」

深恐兒子不懂，說着，他又拿拇指同食指攔上人中，沿着嘴唇，分開望

下一拖。

『啥事情呢？』巡官緊接着問，彼此全已忘懷了先前的賭氣。

『來找的人連屁臭都不知道啦！』

父親顯得有點煩亂；巡官納悶着，舉起統着半節手掌的手背擦擦嘴和鼻子。

『總之，凡事見機一點！』老頭子加上說，四面溜了一眼。

巡官於是嘆一口氣，落平依舊互相抄着的手臂，筆直就走掉了。

這兩父子的發愁，不是沒來由的，那個找巡官說話的并非別人，正是這場上的無冕之王彭么鬍子。又是紳糧，又是大爺，神通遠在任何紳糧任何大爺之上。二老師的委狀之能於兌現，最後還是他一句話決定的。不僅如此，他還特別叫鄉長攤派了一筆款項來做制服。因為是老公事，他相信那些壯丁若不換換服裝，這點改革就成了具文了。而且，他還沒有叫二老師操過心，

只是當那些壯丁的草綠制服變成黑色制服以後，他已經暗示過好幾次了，他墊錢墊多了，既然二老師當巡官，他就應該設法補。因為世故不深，巡官第一次還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經過老太爺一點，他立刻醒悟了。還從父親口裏知道了派款的總數遠在開支之上：可是鬍子的意見既未宣布撤銷，這兩父子，也就只有永遠揣着一團心事過日子了。

然而，這一回他們的不安，却又是多餘的，因為鬍子找他乃是爲了另一件事。那個萬事都向他請示的鄉長，早上得到鄰鎮的電話，說是縣長當天就要到那裏出巡，而兩地相距又只有三十里，他們應該準備一下，免得發生岔子。鄉長知道他的上司的牌味是很辣的，前年上任查場，他就領教過了；然而，正因為縣長僅於上任時來過一次，這洽區又太偏遠，太狹小了，鄉長不能決定種種準備，是否將會成爲毫無意義的騷擾，結果弄得一批光棍說他壞話。於是躊躇了一通，他就跑出去找么鬍子，他的姑丈請示來了。

鬍子畢竟老練，他認為準備是應該的，縱使空忙一場，無非市面上的賭攤休息一天，所有的煙館搬一搬家而已。一經決定，他們就派人去找巡官，因為這項業務的完成，是需得他來打打雜的，而當二老師滿腹猜疑的跑到時候，大家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么鬍子是個瘦長的馬臉形的老人，喜歡說半節話，喜歡裝腔作勢。

『你們這些年青人啦……』一見巡官，他就焦眉皺眼，搖拽着聲調說。

『找了你兩次了！』年輕鄉長幫腔的說，補充着那姑丈的未盡之意，而他的話態也和鬍子的一樣蒼老，『怎麼連自己的職務都忘記了啊？縣長今天就要來查場來了……』

『不要說了！』鬍子插斷他說，『你們就去叫大家收檢一下吧——說我說的！……』

於是，那個沒頭沒腦跑來的巡官，就又沒頭沒腦，跟隨鄉長退出去了。

然而，也許是忽然間變聰明了，或者巡官這個職務給了他一種特殊的敏感，開始雖然糊塗，當一退出大廳，走進龍門堂里，就要跨出大門的時候，他却立刻領悟了他所碰見的是一回甚麼事了。

而且爲了某種原故，他更用一種稀有的開暢，向了他的上司作着建議。

『這個是要收拾下才成話呢！』他興奮的說，『最好先打招呼，隨後挨家清查！……』

『唉，擺開來過四圈早癮啦！』巡長的建議，忽然被打斷於一個突起的吆喝。

這吆喝是從斜對門茶舖里一個矮胖子發出來的。這人恰是前任常備了的隊長，曾經久跑四外，當過幾天大兵；後來把武器拐回來了，於是步步升爲隊長，在袍界是二哥。對於巡官的就職，他是反對得最厲害的，而作爲調劑，鬍子特別容許他負責經營那家公共茶館，有權擺設各種賭攤。

他的調笑把巡官打斷了，而他立刻引起了鄉長的注意。

「嗨，你還說過早癮！」那青年人佯笑着說，「你就要先收檢呢！」

「要得嘛，巡官都跟你在一道呢！」隊長油腔滑調的說。

「你不要那麼酸！縣長要來查場來了！」巡官義正辭嚴的說。

「呵！」做出嚇怕的神情，小胖子驚叫着，同時拍拍額頭。

「他說的是實在話呢！」鄉長不滿的說，「你不信嗎，去問我們姑爺吧！……」

若果不是鄉長提出么鬍子來，小胖子也許還會放肆的，因為那個獨裁者一經在話語中露了面，隊長便不再作聲了。而且，當吃過早飯，巡官出來挨家清查的時候，那個平常賭攤最多，題名廣遊居的茶館，却反比任何一家茶館合法，彷彿所有的賭具都已銷毀，所有的賭棍都歸正了。

視察的結果很叫巡官滿意，因為這是他第一次正式行使職權，且又進行

得如此順暢！那唯一使他洩氣的是那父親，因為當他視察轉來的時候，老頭子含愁深深的瞟他一眼，於是就苦笑。

「娃娃呢，合量點啊！」他愁蹙的搖拽着痰音說。

「甚麼合量點哇？縣長今天就要來了！」

「我知道！……我聽到說了，可惜縣長不是搬來這裏住家！」

「呵啲！就不吃這碗飯，也沒有什麼關係啦！……」

巡官正在自我陶醉當中，老頭子潑的冷水，更使他掃興了。

揭下制帽 他想拋丟向食桌上，以便表示他要奮鬥到底的決心，但他看見用過早餐的桌面還沒有抹乾淨，依舊湯湯水水的，他更生氣起來 於是就又重新套在頭上，嘆一口氣，一轉身衝出去了。

這一天他覺得在街上比在家里舒暢得多。雖然穿着制服，肩頭上還跨着值星帶，可是一切的笑落，都似乎絕跡了。便是小胖子隊長，也不再饒舌

了，雖然當他們的眼光偶然相遇的時候，那光棍的眼勢裏不僅含蓄着輕蔑，而且含蓄着大量的憤怒。因為這天正當場期，他的茶館里除開麻將撲克，還該有張紅寶攤子，但是他的所有的好生意，全被那個混蛋給他花了。

在這件事情上他也只得恨他，么鬍子是拜兄，是提拔他的，鄉長雖是傀儡，但他是鬍子的內姪，而且畢竟是個鄉長，他也不能怪他，於是巡官就成了替罪羊了。何況，他確也有着恨他的理由，因為他知道他討厭自己，而且極想在這場上有所作爲。加之，他更親眼發現他從鬍子家裏走了出來。

『一定是他去告了我的枕頭狀了！』胖子恨恨的想，又一眼看見了巡官，『雜種！』他憤憤的低語。

也許故意裝作沒有看見聽見，並且沒有猜中這個『雜種』罵的是他；也許看也看見，聽也聽見，而且也猜中了，只是此刻他犯不着和他爭嘴，因此，巡官鄙夷的把臉一車，筆直的就從人叢中插過去了。

巡官的姿式，今天略和已往不同，因為穿了制服，他的手不是統在袖子裏的，到是一直插在褲子的岔包裏面。彷彿只有這樣才能表現出他的盡忠職守一樣。可惜的是，他的臉孔畢竟太青瘦了，眼睛也細，背還微有點駝，因而他的外表給人的印象，始終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地步。好在這些缺點，多少給他的匆忙的行動掩蓋過了，因為剛才進了公所不久，他就又匆匆的從裏面退出來了。

他具奉了鄉長之命，去請示么鬍子的。縣長已經到達了鄰鎮，來不來本場呢，那要吃了午飯才能確定。這是一個重要情報，鬍子府上的廚子，可以不必忙着趕席桌了，儘可細心謹慎的做，因為現在，午宴只好改變成晚宴了。從那里出來後，巡官又帶了回話去見鄉長；他就這樣往返的奔馳着，而末了，鄉長等得不耐煩了，他才被派守住電話室等待最後的消息。

這個職務雖然有點故意作弄一個老實人的嫌疑，可是巡官確也需要點休

息了，上半天他很興奮，便早現在，他也異常清楚的懂得他的責任的重大。但也許正因為太興奮了，又跑路太多，而且甚麼東西都沒有吃；加之又是困人的春天，不久，他就躺在那張只有一些穀草的床上，打盹起來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窗紙已經很昏暗了。他大吃一驚的跳起來，趕快去打電話，他沒有打通。他更大聲召喚他的部屬，想要問明在他睡的時候電話鈴子響過沒有，或者縣長已經到了，但他只看見一些大大小小的塑像。大門口的崗警雖然還在，又是個傻傢伙，愈問愈叫巡官胡塗！

是後，他跑往鄉長家里去了，而他不久便步子放緩下來，遲遲疑疑走近一堆人去。那並非鄉下人，場已經散了；他所看見的盡皆本街市民，被圍在核心的則是么鬍子。鄉長，和那個早上被派到鄰鎮去直接探聽縣長的行動的警了。根據報告，縣長已經動了身了，不是到本鎮來，而是另外一處地方。這點簡單明瞭的消息，警了原已反復的說了好幾次了，然而，么鬍子還似乎

不滿足。

最後，鬍子給那警丁的愚笨弄得來發火了，但他忍耐着，重又追問起來。

「那些那些都不說了！」他蹙着臉說，「縣長總還說過一點什麼話啦！就單說他不來嗎？」

「我沒有見到縣長，」警丁膽怯的回答，用手肘揩了揩額頭上的汗水。「你當然不會見到縣長！」那個素來備受鬍子調教的年輕鄉長，插進來了，「你怎麼會見得到縣長呢！是問你還帶得有話沒有？比如說，縣長傳話下來，說他很忙，不能來了，叫你回來向么老太爺道歉！……」

「哼，哼，哼，」警丁含糊的點着下巴，似乎直覺到了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奔跑後的休息。

「唉！」么鬍子嘆息了，「你就要道謝嗎，你該早打個電話來啦！……」

他沉吟着，舉目四望，焦眉皺眼的，而他一眼捉住了那個正挨近來的巡官。

「嗨！你也終歸鑽出來了！你這半天在攪些什麼哼——啦？」

「我，我，我躺了一會，」巡官吃吃的說，感覺得有點抱愧。

「難怪得啦！」鬍子認真生氣起來，因為他的所有的不快，對於警丁的愚笨，以及席筵費的損失，都適時的併發了。「難怪得縣長打電話來道謝沒人接啦！原來你才在睡覺哩！」他接着說，響着惡毒的嘲笑。「你記得麼，爲了你當這個公事，單就是制服費，我墊了好多哇——哼？」

巡官開口不得。因爲他早就自知理屈，而他現在更加明白了他是失職得多麼嚴重！

「總之，我又打電話去請好了！」他膽怯得說，想起剛才聽到說「縣長不來了」這句話。

「哈哈！你打電話去請！……你漂亮！……你面子大！……」

么鬍子大叫着，一步步參向前去；似乎很可能打巡官兩下；巡官給衆人支使走了。

街上的情形，已經恢復過原狀了。所有茶館裏的賭博已經擺開，原已搬往市外的煙館，也都重把煙燈燃向市內來了。所不同者，前幾場一個鹽販子被劫的新聞，已經沒人說了，滿街都在推測着縣大老爺的行動，爲甚麼早先說來，現在又不來了？么鬍子家裏預備就的上好的酒席，又將怎樣支消？所有賭棍們的抱怨更不必說，他們幾乎戒了一整天賭，這真戒得太冤枉了！

然而認真受了虧損的還是胖子隊長。麻將撲克，雖然還有時間彌補，因爲是散了場，紅寶攤子的頭錢，這一天却再也追不轉了，所以，他比任何人更生氣。而一當發現巡官正從前面走來，瘟頭瘟腦的回轉家裏去的時候，他就立刻惡毒的一笑，跳出茶館，迎着他的仇家走過去了。

他在一家人的照壁邊切住他。於是雙手抄入衣岔，忙着去扯褲子。

「唉，巡官！」他流腔流調的說，「我們就在這裏撒泡尿好吧？」

巡官怔了一下，停住腳了；但他隨即側身一邁，拔步又走。

「唉，唉，通一點商量嗎！」胖子哀求的說，立即兜攔過去。

「你倒滾你媽的蛋呵！……」

巡官十分粗暴的咆哮了，並又推了隊長一掌，於是打開一條出路，筆直衝了過去。而他身後則嘩然爆發出一陣更為粗鄙的野話，以及茶客們的哄笑。那父親在大門外迎着他；關於落在兒子頭上的種種怨言，他早已分享過了。

現在他就站在大門邊上，用一種憐憫的眼光一直瞭望着他。而當巡官扭歪着臉，衝上階沿來的時候，老頭子更又搖一搖頭，苦笑着嘆息起來。

「教你們的話，你們總是不肯聽啦！」他搖曳着痰音說。

『你少抱怨點哇！』巡官忤逆的切住他，『我明天就出門跑離好了！』

……

巡官當時確乎只有一個遠走高飛的念頭，而且表白得那麼堅決；但到底還是被父親勸阻住了。並又接受了老頭子那個古老的忠告，從此少管閒事，安安分分做個巡官。而一到了舊年年底，他更謹遵嚴命，在么鬍子麾下捐了一根光棍。

自此以後巡官的處境就好多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

堪察加小景

一陣的細雨，一陣的出山風，再加上昏夜，與同山域地帶秋天例有的寒凍，市面上已經沒一點活氣了。尤其公所一帶地方如此，因為這是一個冷僻的所在，背負着大山，前面又是湍激奔騰的河流，便在平日，只等公所的大門一關，竟也很難再找出一個人影子的。

但在一兩頓飯久以前，在那平時算是操場，趕場日子小販們擺攤設市的壩子上面，却也着實熱鬧過一通。因為一次頗為別緻的示衆，它把全市的男婦老幼，一統召集來了，讓他們各各替自己寂寞寡歡的生活撒上一點香料。若果不是天氣驟變，他們也許還不會走散的，然而，現在這裏確又只賸有一

些簡陋的篾摺棚子，一些趕場天用以煨煮肥腸豬血的行灶，和一兩匹野狗了，此外就是風聲，水聲，以及困人的寒氣。

但認真要找出一個人來，倒也很輕鬆的，這便是那個被人拖來示衆的流氓。花名叫筱桂芬，這天下午才初次到鎮上來，而她立刻碰上了好運氣。但現在苦她的，却已不再是那意外的遭際了。她只想好好的騎一騎，息一息已經酸軟的周身關節。那怕就是泥地上騎一騎也不錯。

她已經直伸伸站立了好幾個鐘頭了，而且，上半天她還跑了三十里路，沒有吃過一點東西。當她到達鎮上的時候，已經半下午了，她在鎮口河邊上梳洗起來，用了一些廉價的脂粉，一件印花的綢旗袍，和一雙紅地白花的布鞋把自己打扮起來，招搖過市的去找棧房，而她不久就碰見了對頭。

這是她一兩年間稀有的遭際。辱罵不必說了，她還挨了一頓耳光，最後

是被拖去示衆。但若果嘴不硬，她是不會被柞上脚柞的。註不會站在這裏來喝冷風；她會僅如她的同業兩天所遭受的樣，被人驅逐出境完事。

曾經有好幾次，她試想蹲下來，這至少腿子好受一點，暖和一點，但她拿不定重心，又磨得脚脛作痛，她立刻就又站起來了。

現在，她已放棄了這個念頭，但她嚶嚶啜泣起來。

「我犯罪來嗎？」她自言自語的邊哭邊說，「我又沒偷人搶人！……」她哭得更傷心了，而且第一次那麼明顯的感到自己的可憐；爲了一頓飽飯，她得四處奔波，她得逢人要好，甚至於挨打受氣！現在是連犯人都不同了，因爲她就從來沒見過犯人像她這樣。

她繼續哭下去，但她忽然間住嘴了，帶點恐怖掃了一眼四面包圍着她的

（註）脚柞，是一種刑具，兩塊大木料做成的，流行於川西北一帶農村。它的作用在防止罪

犯逃跑。比脚鎖還有效，也更作孽。

黑夜。

「唉，未必就這樣讓我露一夜麼？——喂！……」

她意想不到的大吵大鬧起來，而這個立刻使她有了勇氣。她不再哭泣了，而她的聲音越大，憤怒也更高了，因為她忽然想到，無論如何也不能就這樣過一夜。

在她的嚷鬧當中，公所的大門，呀呀的敞開了。

「火鋸給你插進去了嗎？」接着，她聽見了一句口氣並不粗暴的粗話。

「是給火鋸插進去了哩！」流氓筱桂芬頂着說，忘記了那個罵她的是個所丁，而且，她的目的是在求得解脫：「你又來看」，她接着說：「又冷又餓，腰脾都站酸了！我又沒有偷人搶人，……」

「可惜不是我把你柞起的啦！」所丁叫屈的插嘴說。

「我管那個把我柞起的啦！就是犯人也該有個地方躲風，有幾根草……」

她咽哽起來，頓然沒力氣關下去了。那所丁情不自禁的嘆了口氣。

「就像你把她炸起的樣！」停停，他自語般的說了，有點類乎辯解。

於是，他又嘆了口氣，退進那黑越越的大門。他叫謝老娃，是個心思遲鈍，行動迂緩，矮而結實的漢子，當了幾年所丁，永遠沒有脫去土氣。他慢慢轉過身來，打算撞大門；但他剛才伸出手臂，就又慢慢縮轉去了。

他聽見班長陳耀東的吆喝，於是嘆一口氣，停下來等候他。

「厭煩死了！」他生氣的咕嚕着，「真像夜貓子變的！……」

班長是三十挨邊的青年人，長條子，生滿一手的好疔瘡，小糧戶的獨子，除了紅寶攤子，以及紙牌，對甚麼都沒有興趣；但又往往十賭九輸。他來服役不到一年，目的在逃避壯丁。因為無聊，他的腦子裏早就盤據着一個邪惡念頭，想揩那流娼的油。這苦惱着他，才從德娃子的燒房裏喝了乾酒轉來。

他狡猾的一笑，和所丁面對面停下來。

「叫你去睡覺哩，……」他拖長了聲音說，隨又害羞的笑了。

「睡覺？沒有那麼好的福氣！……」

「你這個人！」班長緊接着說，「我早就說過替你守啦！……」

所丁謝老娃認真的盤算了一會。

「你不會摸到場合上去熬夜吧？」他懷疑的問。

「場合上去！連喝酒都是賒的，——你來摸吧！」班長辯解着，雙手拍

拍制服口袋。

所丁翻眼望他，又搖搖頭，於是決定偷點懶去睡覺。但他並不立刻動身；他忽然集中注意，側起耳朵傾聽起來；他嘆息了，「彷彿你把她柞起的樣！」他怨訴的在心里說，因為穿過暗夜，他聽見那流娼還在旗台邊嚶嚶啜泣。

他準備向班長談一談她，但他打了一個呵欠，結果這樣說了：

「今晚上只有我們兩個人囉！……」

所丁轉身走進去了，班長在大門邊被留下來。

爲了實現他的企圖，班長是頗費過苦心的，而那全部工作的重心便是支使開他的伙伴。辦事員是照例不在所裏住的，鄉長進城求醫去了，全部房子只有三五個所丁住宿；他們大半都有家有室，要誑走他們是容易的，但在那個無家可歸的老娃身上，他却打了不少麻煩。他曾經兩三次提議代他守班，那老實人不放心，怕他會熬不住牌癮，摸到場合裏去。他已經有點灰心，但他現在輕輕鬆鬆把他打發走了。

可是，他並沒有即刻去旗台邊找那流娼，爲了周全，他做作的半掩了門，緩緩跟了進去。那是間大神殿，正中的東嶽大帝已經搬移開了，中樑上懸着一盞久已失靈的洋燈。下面有張餐桌，幾把凳子。然而，兩廂皂隸之類的神像却還在的，其中一個大家叫做胖爺，腳下燃着一只破碗做成的油燈。神座下的一堆柴火正在熊熊的燃燒。班長在火堆邊坐下來，留心着後殿裏

的動靜。他聽見老娃在打呵欠，又嗒的丟下草鞋，接着是木床嘩嘩響了一陣，便再沒有聲息了。

可是，雖然如此，班長却仍舊沒動身，一種倦怠之情，重又罩住他了。他受了同伴的傳染，竟也呵欠起來，感覺到了困乏。而且，經火一烤，他的疥瘡子更加癢了。而當一個人搔着疥瘡的時候，任何幸福都很難引誘他的，倒是盡情抓它一通快活得多。但他蠢然一笑，又嘆一口氣，終於放下決心，站起來了。他離開火堆，輕輕的敞開門，賊也似的躡進暗夜裏去……

那流氓還在啜泣，已不再幻想誰會拯救她了。因為由於所丁的出現，以及他的提示，她才又記起她今天觸到的是怎樣一種霉頭！那個收拾她的婦人的威風，是她從來沒有見過的；似乎甚麼人都肯聽她的話，而在她的進攻當中，幾乎全街人都是幫手。最怪的是某些人物，就像狗樣，她才一聲吆喝，她就被柞上脚柞了。

在她的熟人當中，曾經有兩三個，也是遭逢過醋婆子的虐待的。她們有的被撕破了僅有的蓋面衣服，有的臉給磁瓦片花傷了，以致好久無法營生。這也許是更壞的事，但她現在却寧願這樣，因為她現在並不覺得一件衣服，一張面孔可惜，只要能夠得到食物，溫暖，和好好的騎一騎，她倒並不怎樣看重它們！

她舉目四望，她所看見的只是黑暗；她又情不自禁的放聲哭了。

「入它媽嘞，老子犯的甚麼罪咩?!」她粗魯的絕叫着，「又沒偷人搶人，……」

她忽然間住了嘴，因為她聽見了急行的腳步聲。那是班長。他轉向她面前停下來，但他發出傻笑，不知怎樣開口的好。這不是他第一次接近女人，他有兒有女，已經結婚好幾年了，但他接近一個被人當做商品的女人，這還是第一次。

而他之傻笑，更因為塞滿他的只有那個原始慾望，而又害怕說失了格。

「甚麼人叫你這兩天跑來呵！」他終於找出話題來了，接着鬆了口氣。

「這個怪得我麼！」她反駁的說，但却慶幸自己有了一个訴苦的對象，

「就說我來錯了，我走好啦！把你像犯人樣，——連犯人都不如！一個躲風的棚子都不給你！……」

咽哽打斷了她，她的眼淚淌得更認真了。

「做一點好事吧！」停停，她又求乞的抽噎着說，「我總會記得的！……」

「你會記得我們？」班長嘲弄的搶着說，「騙晃晃做啥呵……」

他是沒想到他該這樣說的，而一說出口來，他的遲疑害羞全沒有了。反而不知不覺的確定了一種態度，而這種態度是對付一個被看作商品的女人最適宜不過的，於是他就流腔流調，但却自命風流的同她說起來了。

她也立刻反應的採取一個合乎她的行業的態度，因為她已經看出了一線

希望，可能由此得到她所急需的食物，溫暖，和好好的輪一輪。爲要達到這個希望，她甚至連例有的忸怩也忘記了，凡事她都直捷了當的答應了他。而且說得比他還要裸露，正像他所求的不過是一碗便茶那樣。

這樣，班長很快把她從脚柞上取下來了。他領她摸進公所裏去，讓她坐在火堆旁邊，然後準備去後面廚房裏看有賸飯沒有。他就要動身了，却又停了下來，望着那個身材瘦小，縮住一團的娼婦蠢然一笑。

「你不要過橋抽板哇！」他說，但又敗興的嘆了口氣。

「我騙你做甚麼呵！」她困憊的回答，抬起頭來。

她的聲調態度都有點不耐煩，彷彿如果她有自由，此時此刻，便是甚麼老爺大爺走來，他也不張理的，她只想就這樣蹲坐在火堆邊，抱着頭清清靜靜休息一會；但她忽然記起她還需要食物，忽然看出對方的臉色沉下去了。

於是她就強使自己撒嬌的一笑，緊接着說下去：

「我說的實在話哩。順便請你看有熱茶沒有，口渴死了！」

「好嘛。」班長懶懶應聲，沒有回答她的挑逗。

班長走進廚房去了。她感覺得喪氣，因為她那毛茸茸的頭髮。她那被雨水和眼淚沖沒了脂粉，有着尖削的鼻子，和一張微癩的嘴的黃臉，她那卷縮着的單薄的身體，以及她的假笑，她的不大耐煩的聲口，都在在引起他的不滿。他有點失望了。

也許正是爲此，當他轉來，發現出那個所丁的時候，他還能夠沉得住氣，沒有到張惶失措的地步。他的伙伴是搶先一步從臥室裏走出來的，因爲他總擔心着會出岔子，而且，他自己的肚皮悶氣也不讓他安寧，於是他高声叫喊班長，他沒有得到回答。這樣他就趕忙跑出來了。

他們兩個不期然而然的打了個照面，於是所丁大爲放心的說：

「哎呀！我還怕你出去向場合去了呢！……」

「向甚麼場合呵，」班長強笑着嘆息說，「連刮痧的小錢都沒有
了！……」

「你把她放下來了嗎？」所丁緊接着問，用下巴指了指那流氓。

「是啦！」班長裝出厭煩的神氣說：「她就那麼不息氣的哭啦！……」
所丁深沉的嘆了口氣。

「一個人是該多行點方便呵！」他搶着說，立刻相信了班長所做的是一件好事體，用不着再分辯；「我早就想這樣做了；我怕沒有這個資格！再說呢，這場上的事，樣樣都認真得麼！呵啾！……」

他非笑的搖搖頭，感慨萬端的在火邊坐下來。

把飯遞給那個已經被吵醒來的娼婦，悶着張臉，班長也在火堆邊坐下了。其初，他頗擔心那個老實人發覺了他的蹊蹺，接着他就因爲他的坦白善良自慚起來，而他現在，却又有點冒火了，生氣他打岔了他的好事！

說得上開暢的只有那個娼婦，食物使得她振奮起來，忘掉了疲倦了。

「哎呀，今晚上幸得遇到你們！」她深自慶幸的說，一面開始掬飯。

「恐怕飯已經冷硬了！」所丁說，打了一個呵欠。

「那你就去幫她燒點開水好啦！」班長脫口而出的說。

他講的是忤氣話，但所丁却發愁道，「就看有沒有引火柴呵！」於是，

跑進廚房裏燒水去了。他帶回來一大瓦鉢開水，三個土碗，博得了這女人更

大的歡喜，便是班長，也都忽然開朗，爲了所丁的譏直而發笑了。

「難怪都講你心好哇！」班長取笑的說：「我今天才親眼見到呢！」

「甚麼叫心好啊！」所丁忸怩的說。

他打了一碗開水遞給班長。接着就又抬起他的柿餅臉來，望着那流娼嘆

氣了。

「幸得臉還沒有抓爛！」他沉吟說，一面摸出一根煙棒。

『我倒要問問你們呵！』所丁觸動了她的心事，於是停住掬飯，那流氓滔滔不絕的說下去了，『那究竟是甚麼人哇？我也跑過一些碼頭，見過一些歪人；女光棍都見過，沒有她這麼樣凶！說我引壞了她的甚麼人麼，我才來頭一次啦！……』

身子朝前一聳，她就惡狠狠的望定所丁；而她的大眼睛濡濕了。

她重又記起了她的恥辱，她所遭受的不平的待遇。那時候她正花枝招展的經過一個黑漆龍門，想到棧房裏去，但她聽到了一陣辱罵；她好奇的止步了。於是轉過身去，極想看個究竟，而她立刻吃驚於一個身材肥壯，上唇生有一顆黑痣的婦人向她急走過來；飛機頭，才熨了不久的，帶着滿手黃貨。還沒辯解一句，她就被打了耳光了，此後便是七嘴八舌的責罵，……

『噢，』她咽哽的接着說：『只有她才是人生父母養的嗎？！』

『這怪你把皇曆翻錯了！』所丁說，從肥鼻孔里噴出一股煙烟，『早半

個月來都沒事的。鄉長不走也行。前天才趕走一批，你就來了，賣灰麵碰見了刮大風！……」

他停頓住，把烟棒在地上一磕，敲出烟鍋巴來；班長忽然縱聲大笑。

「甚麼人叫你們搞爛人家老公的行頭呢？」他說，喜皮笑臉的望定她。

「這只能怪自己呀！」所丁認真的接着說：「又不擇嘴，來一個檢一個！……」

那流氓害臊的臉緋紅了，於是作爲躲閃，她吃起飯來。

這不是沒由來的，因為她懂得那所謂行頭是甚麼東西，所謂不擇嘴的意義安在，忽然不好意思起來。雖然她還不大明白事情的真像，由於荒淫無度，鄉長的性機能敗壞了，於是他的太太硬把她的憤怒轉注在所有的流氓身上……

她掩飾的開始掏飯，但她忽又把飯碗從嘴邊拿開了。

『你們給他搞爛的！』她叫着，一下揚起顴骨突出的瘦臉，『我先前來過啦？他是光臉嗎？是麻子嗎？……』

『他是開玩笑的！』所丁插進來說，因為她的氣惱燦然一笑。

『呵，開玩笑的！』那流氓重複着，『你怕人家不是人麼，甚麼玩笑都開？你自己又來試一試看……』她咽哽起來，語調變得生澀而脫氣了，『不相信你會受得！……想麼人嗎都是人嗎？……那個甘願來吃這碗作孽飯麼！……』

在這中間，班長先是嚇嚇的蠢笑，現在，他就認真的難爲情了。

『哎呀！』一句話就把你得罪了，』他終於說，又害羞的一笑。

『得罪我們算甚麼呵！……生下地來就是賤貨！……』

翹起筷子，她拿手背揩去一大顆流在鼻翼邊的眼淚，於是就沉默了。

她重新吃起來，但才掬了兩口，她就沒心腸再吃了，單祇呷着飯里的開

水。

所丁偷偷望了她一眼，又望望班長，繼續抽起烟來。班長也沒有再張聲，但却努力維持住瘦臉上的笑意；這是解嘲，因為無論如何他總覺得那個娼婦損害了他的尊嚴。而若果沒有他，這個人還會在寒冷裏扯露氣的，得不到食物，得不到溫暖……

班長已然忘掉了她的可憐，但也忘掉了自己的野心，變得來很不滿了。

「呵，我告訴你哇，」他忽然想起的說，「五更鐘響你就要轉去啊！……」他緊盯住她，但是他的恫嚇並未引起任何顯著的反應。他感到挫折了。

「呵，那個時候你不要給我們找麻煩。」停停，他又口不應心的繼續說了下去，「等得要給你炸上啦，又哭哭啼啼的，以為是我們在耍挖苦。鬧出誤會來更不大好！——呵？……」

「你放心好了，」那流氓沮喪的開口了，「我們識好歹的！」

『本來是呀！要不看見你太可憐了，睡在舖蓋窩裏那一點不好呵！……』

『這樣這樣，』所丁忽然圓通的說，『抽兩口你去睡吧！——啣！……』班長儼然的接過所丁謝老娃給他的烟棒，開始抽烟起來。

他原想舒服服抽幾口去睡的，讓那老實人自己站班，並把那五更鑼響時候該做的事攤派給他；然而，由於他的心里忽然變坦白了，再也沒有甚麼慾望，甚麼鬼胎來煩擾他了，加之，他又是慣熬夜的，他的疥瘡又拚命癢起來了，因此，當他抽好了烟，又把烟棒傳給那女人的時候，他倒神清氣爽，不願意睡覺了。

搔着鷄爪一樣的手掌，又睜眼看她，他的神情安閑而且滿足。

『你怕二十歲出脚了吧？』所丁突然的問，當他審視了她一會之後。

「那里呵！」那女的否認，並不好意思的笑了。

於是，等把包在嘴裏的煙烟吐出以後，她才又清楚的告訴他：她今年十八歲。

「哼！……」所丁鼻孔裏叫了一聲，又像懷疑，又像有點驚怪。

「的確的呢！」這流氓認真的辯證了，一面卜卜的擊落烟灰鍋巴，彷彿這個辯證於她十分重大一樣，「你算算吧，辰的，屬龍，今年不是恰恰十八歲麼？我這個人才從來不隱瞞歲數呢？一個人嗎，想麼是多大就多大啦！」

「你做幾年生意了呢？」班長打偏頭望定她，又在自己脈經上塗了點口水。

「明年春天就兩年了！」

她回答得很平淡，但她忽又咽一口氣，將手移開正在掏煙的牛皮荷包。

「老實說吧，那個甘願來做這種事呵！」她幽幽的接着說，口氣很沉

重了，「不怕你笑，我們早也還是吃得起碗飯的囉！自家有好幾畝，又租了它媽好幾十畝，一年要賣一兩槽肥豬，——那個想得到現在會來吃這碗飯呢？……」

攤開兩手，她求助的掃了班長所丁一眼，於是折下身子，不再響了。

「雜種！就是金鋼鑽太把人振慘了！」她欠起身加上說，開始裝煙。

「金鋼鑽是甚麼人哇？」班長好奇的問。

「我們那里的聯保主任。」流氓沉思的說，用篾片點着火。

「他們那里不與叫鄉長麼？」

「他兒子才是鄉長。……」

篾片已經燃了，但她並不立刻抽煙，却又辯解的接下去說：

「想麼他自己也當過鄉長的啦！等到兒子受訓回來，他就替他了。……」

「哎呀，就像我們這裏一樣！」班長恍惚大悟的說，瞄了一眼所丁。

「呵！呵！呵！」所丁終於也想通了，「我懂得了！……」

「你還有父母沒有呢？」班長更加專注的問，停止了抓癢。

「爹前年就死了。……」

「這就叫天下老鴉一般黑！」所丁自言自語的說，沒有注意聽他們的；接着他就起身找柴去了。他那寬闊的黃臉上始終流露出一種又像嘲諷，又像怨憤的神氣；而當他轉來的時候，他又說了，「這就叫天下老鴉一般黑，……」

他坐下去，動手添加木柴；但他聽見那流氓正在講述她的阿哥的遭際。

「怎麼！你們那里不興出錢買麼？」他吃驚的問，忘記了添柴。

「出過兩次錢呵！」那女人沉痛的說，「結果還是抓了！……」

她忍不住抽了個懶腰，又連連呵欠着，但她並未看淡他們的關切。

『你們想吧：』她接着說，幾乎一字一頓，『這一下賸到的全是娃兒：媽動不得……嫂嫂又金枝玉葉樣，吹股風都要生病，那里找人手啦！……呵！先還說自己幾畝田總做得出來吧，結果吃的比高的多……後來媽就把我送到縣陽紗廠裏去了，說是那裏找錢容易！……』

她打盹起來，但立刻就驚醒了；注意到自己身上單薄的衣著。

『纔得來像醃菜了！』她懊喪的說。『提包也不還我！……』

『這個她會還給你的！』所丁說。『快好好睡一覺吧！』

『哎呀！今天幸虧碰到你們……』她呵欠着說。

她試想笑笑來表示她的感激，但還沒有成功，她的腦袋就已落在膝頭上了。

『請你們讓我久睡下吧』她夢囈一般的哀求的說，隨即起了鼾聲。

那兩個鄉下人不約而同的相視一笑，接着就又嘆了口氣。

「擔心會着涼呵！」所丁發愁的說。

「這麼大一堆火啦！」班長反應的說，口氣有點厭煩。

這厭煩並非他不滿意於所丁的關切，由那娼婦的談話，他想起自己來了，他也出了好幾次錢，但他現在還被逼來當班長；他的父親也不健康，母親老婆做不了多少事；目前又正在種小春，老頭子真活該受罪了。……

他在心裏向自己說，「怕要請一兩天假才好哩！」接着却向所丁嚷道：

「喂！我們來挖對對福好吧？」

所丁想了一會，又很響的噤了噤嘴唇。

「也要得嘛！」他悶聲悶氣的說，嘆了口氣。

於是，搬來一張獨凳，搬來那胖爺腳下半邊破碗改造的油燈，班長把一付邊沿已被油膩浸透的紙牌，掏出來了。他們挖起對對福來，逐漸把甚麼都忘掉了，黑暗，午夜，與夫那個黑袍紅帽，下垂的下唇上粘滿烟膏的胖

爺……

祇於洗牌的時候，大家總要抽空瞄那流氓一眼，撥撥柴火，於是又繼續打起來。

一九四四·十一月廿四夜

春朝

微弱的曙光從小窗口射進來。室內的光影還很模糊，那些一堆堆大小不等的濃黑的影子，只有藉了習慣之力，人才可以確定那是一些破舊的衣箱，立櫃，或者一只收藏梳頭用具的黑漆匣兒。前地方法院推事崔子勳的寡妻，已經一下子醒轉來了。

因為深信一切罪惡往往發生於白晝黑夜互相交替的時候，好久以來，她總是天見亮就醒了。雖然她所得到的消息，迄無一點響動證明其為可靠。而且，她又是見過大市面的，並不比得一個鄉下普通婦人，容易弄來張惶失措，她坐了起來，披好衣服，竭力在和自己的殘餘睡眠鬭爭；一面傾聽着，看看四近有甚麼可疑的聲響沒有。

那個睡在另一張床上的佣人，就像發夢癩樣，也一下坐起來了。她算得推事太太的老家，丈夫出征去了，於是答應了她的伯娘的招呼，搬來幫她做活。她是強壯的，多少帶點戇氣。伸出手臂很響很響的打着呵欠，一方面，她用了渴睡而幸福的聲調喃喃自語。

「哎呀，就咬得人打了一夜的更！」她嘟囔着。

推事太太帶點惱恨，嘆息着笑了。

「一夜就打鼾到天亮，她倒還像不滿意呢！……」

「你不曉得，我就做了一晚上的夢！」

「屁股沒有蓋好！」

「老實的呢！」那個人認真的說：「我夢見「他」回來了！肩頭上掛着兩個金晃晃的排子。一下又不見了，一羣人就那麼胡亂的叫，抬着一乘滑竿，空的，沒有人坐，鋪着朱紅毡子！……」

『總是老大做了官，接你去當太太的嘛！』她的伯娘嘲弄的說。

『不，不，他們是來抓二兄弟的！你披頭散髮的，又在哭，……』

『我倒沒有那麼傷味！』

寡婦生氣的切斷她，一時間大家都沉默了。

『你們這些人呀，真沒見識！』主婦忽然又嘆息了。『老二又沒殺人放火，一個讀書人，只是給那些黑心肺使了壞啦！過一會就會鬆的。你看上一

回吧，才幾句話，我就把那些人簞起走了。……』

佣人沒有張聲。從那兄弟的舉止看來，她也相信他的清白。

『自然，』孀婦忽又嘆息着說：『尿泡打人不痛，騷氣難聞！』

『要是伯伯在都好了呵！』女佣人又是驕傲，又是惋惜的說。

『是他在麼，我們又不會回到這個鬼地方來了！』孀婦緊接着說，十分敗興的嘆了口氣。『我們自己倒還要發簽票拿人哩！人死了一個錢不留，還

要處處受氣。早知道這樣麼，我就叫他在外面去混好啦！……」

這所謂他，是指的他的兒子；雖然他的回來乃是爲了養病。

「老實講，他又不是漢奸，」她憤憤的接着說，「他還替國家在做事呢！……」

遠遠有狗嗥叫起來，屋子裏的東西已經看得很明白了。

兩個已經醒來的人，互相凝神的面對面望了一眼，於是那佣人趕緊弄好鞋腳，打開門出去了。這是推事太太教過她好多次的，每逢一朝一夜，有狗嗥叫起來的時候，大家便得特別留神，以防意外。

「我出來你才開大門哇！」寡婦嚴重的叮嚀。

那佣人出去不久，她也穿著好起床了。

寡婦已到中年，瘦長，憔悴，眼瞠以及鼻梁周圍，點綴着密密麻麻的雀斑。她扣好灰布袍的鈕扣，一面撫着小腳，往堂屋裏走；不住打着睡眠不足

的呵欠。當到了堂屋的時候，她在對面房門邊停下去了。

「不要睡得太大了呵！」她喃喃着，審視着那倒鎖着的房門。

她的口氣有點近於自白，只在於道出自己的想念似的。最後，她就跨出堂屋去了。這是一所已經朽敗的四合院房子，正屋只騰有一些枯體似的樑柱，沒有屋椽以及蓋瓦；四面撐着幾根未嘗去皮的杉木，以防傾倒。只有孀婦住的橫屋還好，雖然同樣在傾頹了。

每一環顧這個荒廢的老屋，推事太太總是感慨萬端

「弄成這個樣子了，」她自語着，沉重的嘆一口氣。

她是三年前才從成都搬回老家來的。那時候都市裏的生活驟然高漲，還得隨時擔心警報，兒子又早到前綫去了，女兒也出了嫁，於是她就藉着疏散的機會回轉到相別二十年的故鄉，守着一點小小祖業過活。

那個人從那破門堂屋裏鑽出來了。

『是給蕭二大爺砍樹子的，』她報告說。

『那你把門打開來啦！……』

她們一同走出大門去了。

門外是一片廢地，現在是菜園子，種着窩筍，波菜，以及葱子。幾株留下來做種的白菜長得又高又大，正如童話裏的芭蕉一樣。當路的一面有着一列柏樹，在那些未經砍伐的枝柯的映照之下，那門道看來更黯淡了。門防上懸着一塊金漆已經剝落的污黑橫匾。

寡婦在門道邊停下來，一面指點着她的侄媳採拈蔬菜。

『我們將來，真要找條狗來喂才方便呢，』她嘆息着。

『伯娘！』那佣人忽然伸直腰站起來了。

她急想說甚麼話，但她忸怩着；隨又一下慙氣的笑了。

『伯娘！他們說沒有拜過堂就生娃娃，不吉利呢！……』

「說你傻你倒還要強呢！——真是腦筋簡單！……」

「你用手來摸一摸墮？」

「真的是在動呢！……」

停停，那女的忽又發出一種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哼哼聲。

「我有點害怕呢，」她胆怯的說。

「不要怕，不要怕，每個人都要經驗過一次的！……」

那男的依舊帶着一點渴睡的，和滿不在乎的樂觀腔調。而且，已經抽回了手，已經轉過身去，沉浸在那種青年人所特有的，春朝的濃睡裏面去了。

雖然這種酣睡又若有若無，可有可無。

然而，那女的，却是愈來愈清醒了。她是因為胎兒的悸動醒轉來的。起初，她感到一種母性的喜悅，以及那麼一點害羞。她曾經在戰爭的烽火裏馳

騎過來；當其設想到家庭之樂的時候，她總認爲這是不可能，不應該的，而一轉眼，她又不能不跨上那爲一般婦女所走的道路了。

即在，她更面對着那個遲早即將來臨的分娩的痛苦。這種危險的預感，已經苦惱過她若干次了。這不是沒根據的，這是荒僻的鄉間，找不出一個具有近代智識的產婆、或者醫生，一切只能聽其自然！……

一發覺她的愛人，也是她的伙伴，又已睡去；她幾乎是生氣了。

「在你看來自然是不緊要，」她嘮叨着，「吃苦的不是你啦！……」

他沒有回答，平靜的睡臉上掠過一絲幸福的笑影。

「還有三個月了，」她更加大聲的說，「一沒醫院，二沒醫生，連看護都找不出來一個！……」

「哎呀，到時候媽會給你想法子的！」男的略略感到厭煩的說。

他並未張開眼睛，他的聲音像在說着夢話。

「呵呵，真是奇怪！……」

一會，他呵欠着，浮上微笑，把眼睛睜開來了。

「呵呵，一個連火綫都敢上的人怕生孩子！……」

「那樣會說，你又來試試嘛！……」

她生氣的說，隨又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你就專會說風涼話的！」她又十分嚴肅的加上一句。

「不是風涼話，如果是辦得到，我真想替你生呢！」

他也忍俊不禁的笑了，乘着興頭一下坐了起來。

他只穿着一件袖口的鬆緊已經失效，袖拐上有着兩個破洞的統絨汗衫，

很瘦很黃，鼻子高高的，剪的很短的頭髮披拂着高朗的前額。他微笑着，

着她的肩頭，強要使她望他轉過臉來。

「你聽！」他逼視着她，舉起一根指頭來集中她的注意。

「我才懶得聽你的呢！」他一鬆手，她又重新地把臉轉過去了。

然而，這却並未叫他掃興，他遷就的翻身過去，重又正對着她。

「你聽我說，我想出主意來了！」他愉快的說，用了兩手捧着她的下

巴。「等兩個月我們到成都去！你生了！又轉來，或者索性不轉來了！……」

「小孩子呢？」她懷疑的，做氣的問。

「你好老實！請姊姊找人送回來就是了啦！……」

他微笑着：貪婪的盯着她的面孔，露在被外的隆起的胸部；但是她嘆息

了。

「這自然是好，」她敗興的說，「不過，要是發生點岔子呢？不行！不

行！……」

「你真想得周到！……」

收回那捧着她的面孔的雙手，他也感覺得掃興了。

『凡事都像你這樣想得周到，我們也不必再到前綫去了！』他又說，已經不再凝視着她。『那裏每天都有傷害，都有死亡，可是我們依舊去過一次，又回來了。而且依舊是個整人，並不缺少一樣。而且……』

他原想加上句笑話來轉換空氣；而且多出一個小人來了。

但她沒有讓他再說，她切斷他道：

『前綫是前綫！就在那裏把命丟了也報得出賬！……』

『但是，我們是有特別感情的呢！……』

他嬉笑的說，但却忽然顯得愁眉不展了。

他想起了回來以後他所繼續不斷招來的麻煩，以及目前這個尷尬可笑的生活：好久以來，他們就這樣倒鎖着門睡覺了。他們戲稱這個叫做自我監禁。常常一次碰見不快的時候，他原想就走掉的，因為妻子的分娩，自己的健康也尙待恢復，這個想法結果只好撤消。……

『早知道這樣，真是不該回來！』那女的忽然喃喃的說。

他愕然一笑，決然把自己的陰暗念頭拋擲開了。

『少婆婆媽媽點吧！』他解嘲的說。

『可惜這是一點也不含糊的事實！』

『我倒也並不以為這是幻想呢。可是，另外一個事實，你忘掉了！還記得小鄔嗎？這傢伙在陳莊好狼狽啦！剛才發作，敵人就趕到了，要不是老百姓掩護，真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

『單憑這點，她也比我們處境好些，至少有人同情！』

男的掀開嘴大笑了，他勾下身子，含笑的望定她的眼睛。

『難道我們周圍盡是敵人嗎？』他問，『老太婆總不錯吧？』

於是，她也縱聲大笑起來，因為由於這提示，她忽然想起那個急想有個孫兒抱抱的母親所做的一些趣事來了。老太婆早已在忙着準備尿布，圍裙，

昨天忽又異想天開，把兒子小時候的舊貨全部翻騰出來……

但她忽然停止住笑，顯得突異的坐起來了。

「給你說過了不在家啦！」推事太太第三遍大聲說。

這句話是她同兒子媳婦早就約好了的，這暗示屋子裏已經闖入了甚麼不可靠的傢伙，他們應該特別當心。她大叫着，又恨恨的瞟了一眼那個在廚房門口驚惶失措的侄兒媳婦，擔心她露出破綻。

然而，這正如警報之於敵機一樣，那闖入者可並不因此止步。

「我知道！我知道！」那人含糊的說，一逕走向廚房邊去。

「嚇！難道我還會騙你麼？……」

「不要緊的！老太婆呢，你去叫他出來！……」

就這各說各的，兩個人已經面對面站住了。

這是一個身材很矮的胖子，黑色呢帽，嗶嘰圓口便鞋，薄棉襪上罩着件灰色陰丹的單衣。他是那樣的肥，全體看來正像一個肉蛋。他是區署的指導員，幾個月前，他就曾經跑來造訪過一次。

他微笑着，顯出一付精練圓滑的神氣，竭力想使他的對方入彀。

「確實沒有關係！」抬抬車胎一般的下巴，他又誠懇的說，「只問他幾句話！」

「可是，他早就給你們趕起走了啦！」推事太太憤怒的回答。

指導員沒再張聲；鬆一口氣，於是他含有深意的笑望着老太婆，像已看透了對方的詭計，或者正在看透對方的詭計，而由於這個充滿了詭詐，自信，猜疑和邪惡的快意的凝視，推事太太忽然感覺得很不自在，很不好受，合了。

爲要使得自己鎮靜，她把視線避開，大着胆冒險說：

「總之呵！要是不信，你自己去搵好了！」

「難怪！」胖子猝然大澈大悟的說，而且十分愉快的笑了，「你以為我是來抓人的呢！這就未免誤會得太凶了！……簡直誤會得厲害！……哈哈！

幸得我連人都沒帶！……」

推事太太信半疑的看定他，但她隨即含笑的嘆了一口氣。

「管你是拿人也好，不拿也好，總之是不在家！」她沉吟的說。

「可是，前幾天還有人看見他呢。」胖子說，大有講究的點着下巴。

「恐怕是把鬼看見了囉！」

「鬼倒不是，是你們大少爺！」胖子同樣用調笑的聲口說。「穿的海蒼藍衫子，車胎底子的皮鞋，跟着你們少奶奶一道在逛田壩，少奶奶快要生了，——對吧？……」

「叫他們沒露面不肯聽啦！」推事太太愁蹙的想。

「東嶽廟唱戲，他們也去過的，」胖子繼續說，口氣更得意了。『並且，……』

「你真說得個像哩！……」

因為發覺來客的敘述有了破綻，推事太太忽然顯得很開朗了。

「給你說吧！」她愉快而又嚴肅的說，「你就再詐，也許不出個所以然來的！」

「爲甚麼要詐？用不上啦！……」

胖子掩飾的說，停停，於是變了腔調，有類央求的繼續下去：

「這樣好吧？要是你不放心，讓你們仔細商量一下，我又再來要回話好了！願意見面，就見面；若果是不願意，我車身就走！我怕我非見他不可麼？我沒有那麼臉長！」

他徵詢的望定她，等待着回答；推事太太非難的笑了。

『你說了一長串，』她笑着說，『真像我把人藏起在呢！』

『不是藏起，我知道他的脾氣，不願意會生客的。』

『嚇！這才怪呢！』老太婆生氣了，『你還要我畫個滾身圖麼？！』

『好吧！你既然這樣不相信我，我走了好了！』

做出一付灰心喪氣的模樣，胖子似乎決定了不要再打麻煩；但他僅僅轉了個身，隨又停歇下來，一面自怨自艾的說：

『一個人不相信人，就沒法了……』

他嘆了口氣，接着轉過身來，翻眼望着對方一笑。

『不過說句老實話呵，』他幾乎一字一板，帶點警告的開口了，『你們這樣下去，會把事情弄得更糟的呢！今天躲起，明天躲起，給你說吧，就是一個正人，也說邪了！……』

他頓住，於是詭詐的一笑，很像討好一樣接近老太婆去。

「嚇！這樣好吧！」他矜持的低聲說：「他不見面也不要緊，你叫他把前回我請他寫的那個東西寄來，這該算輕鬆了？知道麼，這樣一來，上面也就不再追了，我也少跑些冤枉路！……」

推事太太懷疑的向他審視；胖子裝模作樣的搖頭嘆起氣來。

「這碗飯真夠吃！」他自言自語的說：「又吃力，又不討好！……」他又裝模作樣的嘆了口氣，於是親切愉快的望定了老太婆。

「怎麼樣，我就這樣吧！」他津津有味地說，「你給他說，……」

「可是他早就走啦！難道還要我說一千遍麼？」

指導員的臉色變了，罩上一層惡毒的冷峻，他切然的說：

「你不要太不通商量了哇！我給你說，一個人要識好歹！」

「可是認真是走了啦！……」

那兩個青年人，早已清醒白醒的坐起來了。並且領悟出外面發生了甚麼事。這不僅因為他們已經聽見了老太婆約好了的暗號，那個闖入者的口音，他們也早已認辨出來。因為在他們極其有限的熟人當中，就沒有人具有這種狡詐多變的腔調，而在幾月前，他們又早已領教過了。

然而，雖是如此，他們却也並未感覺到怎樣的慌張。首先，這樣的險境，既然已經經歷過一次，於是存了點僥倖心，以爲一樣不會被猜透他們是住這一間倒鎖着的房間裏的；其次，當在游擊區域的時候，比較這個更爲嚴重的局面，他們都曾經遭遇過，因而目前的情形也就更加的不在話下，最後，和上一回比起來，這一次是頗有準備的，並非忙匆匆的發覺了意外，而且懷着聽天由命的心情，讓母親忙匆匆倒鎖了門。

起初，他們屏神靜氣，彷彿呼吸重點都會走露消息。雖也間或交談句把句話，但那是耳語，幾乎和不說話沒有分別。而大半是意思的交換，則是依

仗手勢，表情和眼色的。但當老太婆繼續發出莊嚴堅決的言辭以後，他們也就變得來更放心，更胆大了。

他們不斷的給外面的爭辯加着批語，雖然聲音一直放得很低。

「混蛋！」那女的忽然從窗縫里叫出來。

這時候，那個闖入者正又再接再厲的開始玩弄着狡滑，而在幾分點前，因為老太婆的回答的乾脆，胖子的啞口無言，她却以為他會就此灰了心的，因此，她生氣起來，而且感覺到一種生理上的嫌惡之情。

那男的深知她是一個火炮性質的人，他故為幽默的笑了。

「你現在才知道麼？」他玩笑的說，「不混蛋，他又不來吃這碗飯了！……」

他的打趣照例的生了效，但她僅僅強笑一聲，隨又蹙蹙了臉。

「早知道這樣麼！」她嘆息着，充滿煩憂的低垂了頭，但她忽又揚起臉

來，如怨如訴的說了下去，『我不知道別的國家怎樣，但我相信，我們的困難恐怕要算全世界第一了！糟糕第一！復雜第一！……』

她頓住，於是搖一搖頭，隨即把臉衝向他去。

『你說，這樣下去怎麼了呢？』她呼籲的說。

『你放心！早已經注定了！』他的聲調依舊輕鬆而又愉快。

『注定了同歸於盡！』她嫌惡的說，毫不自覺的稍稍放開了嗓子。

那男的噓了一聲，同時，帶點恫嚇的望定她。

『噓！這不是開討論會呵！』他拖長着聲音說。

於是，女的感覺失態似的笑了；但她隨又響蹙着臉，環顧着，顯然還未有效的捺下她的憤怒，而由於甚麼甚至連發洩一下都不可能，她就更加感覺得處境的尷尬，而且更加不快意了，以致於向他遷怒起來。

『頂凶，抓去槍斃好啦！』停停，她憤然作色的說。

『不會！不會！白吃兩年，白住兩年也就夠了！』

『這樣倒爽快得多！』

『但這犯得上麼？』他反問。

『想起來真氣人呵！』她沒有回答，但却躲閃似的，又笑又氣的說了；顯然已經反省到了自己的徒鬧意氣，『我倒覺得某些人情有可原得多，至少把本相露出來了，同敵人合作，就同敵人合作，並不掛羊頭，賣狗肉！』

『照你這樣說來，賣臭豆腐的就更值得尊敬了！因為，：』

他的打趣這一次觸惱了她，她切住他說：

『我不要聽你這些噱頭！』

她嫌棄的把身子一扭，迴避開他；而他立刻爲憂鬱所籠罩了。他原也具有同樣的不平，感憤，但他比她老練，而且明明白白感覺到一種可能的意外：若果他不盡力約制自己，以她的氣性，這就無異於火上澆油，她會做出

毛燥的舉動來的。然而現在，他却已沒辦法再裝假了！……

他們沉默着，沒有誰張聲，也未怎樣留心室外的爭辯。

『是的，噫頭！』終於，苦笑一聲，他自言自語的說了，『若果大家活得出來，等得到勝利，十年二十年後，小孩子也長大了，我們有一天向他說，抗戰當中，我們曾經在前線如何抵抗敵人的掃蕩，回到家裏養他的時候，又如何大吃其苦；我想，他一定不肯相信，以為這是個噫頭呢！』

『這才叫夾攻中的奮鬥！……』

那女的搖搖頭嘆息說。隨又笑了，彷彿說了一句趣話。

『你這樣想就對了！』那男的接着說，『這樣想，你就不會再抱怨了！』

『爲甚麼呢？』她生氣的問，同時扭轉臉來。

『爲甚麼？』他重複說，『因爲這樣一想，你會只覺得我們比任何民族

還要英雄！……」

「又是噱頭！」她說，重又把臉車開。

「不！我說得很嚴肅哩！」他愁蹙的說。

略一回顧，她好奇的望定他：發響蹙着，微駝着背，雙手抱住膝頭，他的神色確乎莊重，一點不像是開玩笑；但在一剎那間，忽又變了，他頓然伸直了腰，而且立刻換上一付專注而又緊張的神色。

他聽見了奔跑聲和老太婆的噱叫。

「我問你啲，我屋里是賊窩子嗎？……」

推事太太重複着大叫，但胖子却已不再回嘴，跑出去了。

區員是跑出去叫他那兩個埋伏在外面的所丁的，因為看出他的花言巧語一無效驗，他發火了，決定了來番搜查。即或抓不住人，這至少容易回去交

票。此外；他更該讓那個頑固的老婦人受點騷擾。

其初，推事太太還以為這是一個新的恫嚇，她同他大嚷大鬧起來，現在，她却已感覺到畏怯了。因此，當那肥胖的身影剛一消失的時候，她就哆哆嗦嗦的急奔向兒子的臥室邊去；但她在中途停下來，胆怯的環顧，又怕露出破綻，又怕失去時機，而她終於戰勝了她的動搖狐疑，一直到了那個有着
一小堵牛肋巴窗子的泥壁下面。窗子很高，罩着一覆藍布。

她盡力的顫起腳，於是用了壓抑而又有點嘶啞的嗓子喊了：

『去叫人來搜來了！……』

她又趕快望回頭跑，一面顫三倒四的發着碎語，意在掩護一下她的行徑。因為無論如何，他總覺得那個區員正在跨進大門，而她的詭秘立刻就會敗露。但當轉回原地的時候，那肥人確乎是在側門邊出現了。

後面跟着兩個所丁，他在指責着他們，一面盛氣的斜穿過院壩。

『來！來！來！』他叫嚷着，『先從這一間搜起！……』

他伸直奔向推事太太的臥室，兩個所丁不大起勁的尾隨在後。

以娘姨爲首，兩個女眷一齊佔先的奔向堂屋里面去了。那姪媳一直的懼怕着，但她忽然勇敢起來，似乎企圖阻攔住那批無法無天的莽漢。但她實際却只能站在背後着急，而推事太太，則已準備好拚命了。

『我問你喲，我這是賊窩子嗎？』老太婆大叫，阻塞在堂屋門邊。

肥人狡滑的一笑，揭下帽子，意外的停下來了。

『唉！你說人不在啦？』他問，帶着一種使人心悸的自信。

『是不在啦！』推事太太絕叫的說，失悔着自己的慌張。

『既沒有在，你們怎麼又怕搜呢？』

『情理上說不過去！——我這裡是賊窩子麼？……』

『我給你講！』肥人意外的蠻橫的叫了，他切住她，用呢帽指着她斬釘

切鐵的說，「你好好交出人來，這就算了，我決不會對他做挖苦事情，要是讓我搜出來麼，那就給你道喜！」他又決然的一下罩上了他的呢帽。

老太太遲疑着，多少有點動搖；那個站在身旁的姪媳忽然開口了。

「真說得容易！」她胆戰心驚的喃喃的說，「你怕是頂針麼，——
啫，……」

她用手向懷里一掏，又取出來，就像遞東西給人樣。推事太太佯笑着附和道：

「對囉！你怕是頂針麼，啫，拏去。那是人啦！」

肥人又像氣惱，又像灰心的嘆了口氣，接着毅然決然的掉轉過臉，用了含怒的，壓抑的聲音，向了所丁們連連的嚷道：「動手！動手！」於是不再張理任何的抗議，以及阻攔，揮使着他的部下，開始搜查起來。

因爲在推事太太房裏一無所得，接着就又一擁而出。

「再看這一間吧！」胖子大叫着，指着那間倒鎖着的房門。

「那是間空屋子！」跟在後面的女眷一齊叫了出來。

「打開！」肥人毫無通融的大叫。

「我這裡是賊窩嘛！……」

就像搶險似的，繞過前面的人，推事太太跑到那鎖着的門邊去了。於是

回轉身來，衝着區員大叫：

「難道你們還沒有騷擾夠嗎？……給你說是間空屋子！……」

「管你空屋子不空屋子！——給我站開！……」

「你看鎖住在啦！難道這還騙得了人麼？……」

胖子留心一看，門確乎鎖住的，不大像有人住；他有點沮喪了。

「是吧！」推事太太得救的接着說，「鑰匙也不見了，不然的話，……」

她說，企圖叫他完全相信，但她反而引起強烈的疑猜。

「鑰匙也不見了！」區員邪惡的笑了，他切住她，調笑的搶着說，「這才叫遇緣呢！」於是他的笑意全失，立刻換上一付嚴刻猶猛的神氣，「可惜我不是小孩子，鑰匙不見，你以為就沒有辦法了麼？——哼！……」

於是刻毒的一笑，他轉過身去，望着他的部下揮了揮手。

「把門給我抬開！」他大聲的發着命令。

然而，雖是如此，區員却迫不及待的自己衝過去了；老太婆在門邊攔住他，但被一掌揷往堂屋中間，碰在一張方桌的角上；於是併着氣性，胖子一脚踢開那扇薄薄的板門。他第一個跨進房間去了。

他沒有發現人跡，但却發現牆壁給誰打了一個籬筐大小的窟窿。……

兩兄弟

桐花已經放白。餘寒早退盡了。蜜蜂嗡嗡着，小麻雀穿過陽光，一時飛向窗口，一時又落向地面，尋覓着吃食。向午的暖氣正在上升，催人走入一種渴望睡眠的境界，而中學生願有才，現在就正分享着這種甜蜜的春困。

身穿窄小褪色的童軍制服，上罩黑色西安毛絨背心，他坐在階沿邊一段枋料上面。背靠着牆，腳邊蹲着一支烟霧裊裊的薰籠，以作驅散麥蚊之用；右手握着一本復活，平攤在膝頭上，但他眼睛半閉，早已停止了閱讀了。只有那個躺在搖籃里面，尚未周歲的孩子響動，偶爾會使他恢復過意識，於是粲然一笑，轉側過臉，看他那個慎重的把食指送進嘴去……

但他隨即擺正毛髮短而蓬鬆的頭，又輕輕嘆口氣。他本該去年上季在高

中卒業的，但在前年冬天，忽然間不見了，而在白吃白喝了幾月之後，才得回轉到故鄉來。按照規定，他得每月去封專信，但才做了兩次，他就不耐煩再做了。他不願說謊，而且，覺得是在受辱。然而，正爲這個，城里一位要人，已經再再約過他面談了。但他置之不理，並隱瞞着家里人。因此，等到哥哥寄回口信，給母親知道了，他就立刻受到了抱怨。

這是前一禮拜的事情，而且，那個心慈面軟的小老太婆，照例沒主見的，而她的抱怨多半來自兒子的躁妄。他自己更已放下決心，若果逼得太緊，他就躍之大吉！他自信頗有把握，因爲個多月前，他忽然同兩位在他沒見時僥倖漏網的同學，取得了聯絡了，他們在合夥開文具店；半工半讀，生活得很安靜。然而，這個雖是給他支持，不管眠食，不管讀書，他却再不能照舊了，又容易發脾氣，只要有誰提起他的事情。

但他並不沮喪，如他初初沒見時感到的樣。那時候，因爲那個意外的打

擊，他對未來懷抱着恐怖，可是不久，他就很泰然了。苦是苦？一方面却提高了自信心，深喜自己能同那許多勇毅果敢的人們分享一分民族的命運。而他現在只感覺到一種又深沉，又廣泛的不安，十分焦灼於他的處境之遲遲不能確定。

他嘆息着，重又半閉了大而黑亮的眼睛，但却無法再跨入那種甜蜜朦朧的境界了。搖搖頭，又哼一聲氣，於是他背離開牆，舉起手里的書來。可是還沒看到一頁，他那多骨的大手，就又落向黑瘦赤裸的膝頭，毫不自覺的淪入了冥想。

他正在讀南赫留道夫的西北利亞之行，於是想起了一個他所熟知的難友。

「好！那你不必再希望出去了！」當其種種威脅失敗之後，看管人咆哮了。

「這個不是我的事情！」那個沉着老練的女人，平靜的回答說，而且，嘲弄似的靜靜笑了，「不過，將來拖死了，你們總會把我抬出去吧？未必就理在里面啦！……」

這女人有三十歲，他叫她大姐；現在，他又因為她那堅毅行爲而激動了。

發出衷心而又愈快的笑聲，他站起來，揚起瘦長身子，大大的伸了個懶腰。而這懶腰，却又並非全是困乏做成功的，大半倒是由於精力的驟然旺盛，因為，當他直舒兩臂，引領長嘯的時候，他深切的感覺到一種甜津津的熱流貫澈他的全身，一直到足踵和指尖。

「呵啲，這一嘴鼻涕呵！」他大聲說，當放下手臂，一眼看見那吮吸手指的孩子時候。

雖然無法控制他的愉快，他故意感着臉，走向搖籃邊去，把書夾在腋

下，抱起孩子，開始給他打整。而正當這時，他聽見了開門聲，輕狂的犬吠聲和畜類的奔跑聲。一個微黑帶胖，組眉大眼，三十多歲的青年人從外面走進來，直穿過院壩；而那黃狗一時追趕過他，一時又奔回頭，伏下來，搖頭擺尾的假裝啃他的足，發出喘息般的嗥叫；隨又發狂的跑開了。

這是顧有才的哥哥顧有智，舊制師範卒業，在城里當督學。藍布大褂，充織貢鞋，一頂已經變形的黃呢禮帽映照着紅潤淪汗的臉，他瞟了一眼那個頓顯驚愕的弟弟，於是不再看他，一直跨上階沿，摘下呢帽，扔在一張矮方桌上，然後回轉過身，伴着一張長吁在方桌側面一張發紅透亮的竹製躺椅上息下來。

兩弟兄全都沒有張聲。最後，哥哥淡淡的笑了，又瞟了一眼弟弟，於是忙着解衣領扣。

『我託了八字帶的信呢？』他問，並不看望對方。

『接到了啦！』弟弟回答，覺得他的處境就快要確定了，更加激動起來。

『你打算怎麼樣呢？』臆細眼睛，哥哥又望定他問。

『我就不打算怎麼樣！……』

弟弟回答得很桀傲，而且已經莽撞的攔下他的侄兒，緊繃了臉，坐回原處去了。他頓然十分不滿於他的哥哥，而且，已經準備好反駁他，因為他深信不疑，他是回來勸他去的。他是家長，又是他的保人。但是哥哥並未接着開口，他瞠目着他，盡力的忍耐着；雖然這兩兄弟具有同一性情，口快心直，不通方圓，經過七八年的世途磨煉，這哥哥已經很能夠自制了。

而且，督學是深知弟弟的爲人的，一回，一個並不相知的同事順道被邀來家裏吃飯，在席說了些胡塗話，願有才立刻端起飯碗走了，喃喃道：『硬說得肉麻！』他就有這樣不識時務，加之，自己的心情也不很好，因此哥哥

警惕着，担心再開口會鬧僵。但他又確乎是回來叫他去的，因為他被催得很緊，他的彌補已無用了，雖然他又覺得這樣做不妥當。

因此，沉默一會，他又開口了，委婉屈折的漫談着世風的巫教，及其不可測度。

『比如你這件事情吧，』他接着說，『本不想叫你去，又怕越扯越糟，……』

『要命好啦！』弟弟切斷他，而且冷冷的笑了。

『我並不是說不去就會要命！』哥哥怪異着，一足踢開那支還在表示歡迎的黃狗。

『那總是會拖累你囉！』弟弟又打斷他，沒有再笑。

『我也並不是怕拖累！』哥哥大叫，忍不住跳起來了。

『我給你說！』弟弟也大叫了，而且跳起來逼視着哥哥，『不管是要命

也好，拖累你也好，去，我不去的，我是犯人嗎?!」他繼續怒不可遏的嚷下去，雖然看見哥哥目瞪口呆的神情，他已經有一點失悔了，但他無法控制自己，「我觸犯了那一條法律？刑事？民事？除奸條例？……」

忽然哥哥充滿苦趣笑了，他同情弟弟的幼稚，而且看見了閃爍的淚光。

「我看你怎樣瞎扯！」他喃喃着，羞於置辯的坐了下來。

「……他！不是警察，二不是差人，他叫我去，我就去嗎？你以為我這麼馴善?!……」

弟弟還有許多話要說的，但他一頓，啾啾了幾句甚麼，翻身坐回了原處。

這不是因為偶爾睜見了母親嫂嫂正從外面回來，他對她們更無所顧忌，他忽然失悔於他的態度太魯莽了，傷負了哥哥。這是那一類青年人，雖然言談間很嚴刻，很極端，心地却是極善良的，而由於半年多前的無辜受屈，他

就變得更加易怒，和更易陷於神經質的翻悔，正像一只用力拋擲向硬地上的皮球一樣。

母親嫂嫂是從外面菜園里回來的，她們已經發現了督學的踪跡，心里有點奇怪。

『兩個人又吵嘴來的吧？』穿過院壩，老太婆是問非問的嘆息說。

母親沒有得到回答。

架了腿子，哥哥仰攤在躺椅上，雙手兜住後腦，坐在枋料上的弟弟，頭却是勾下的，擺開兩腿，手肘橫在膝蓋上面；但從緊綳着的赭黑色的下顎，人却不難看出，他正遭逢着極大的不快。搖頭嘆氣，老太婆跨上階去了，於是抱怨起來，怪他一見面就吵嘴……

『那個在吵嘴呵！』哥哥苦滯的說，不耐煩的改變了一下姿勢。

『呵噫！還說沒有吵呢！』母親嘆息說，非笑的搖盪着突出的下巴，『

兩個人就像貼反了的門神一樣，我是瞎子，俗話說，肉爛了在鍋里，有話慢慢的商量好啦！……」

她頓住，嵌在白皙打縐的小臉上的眼睛，帶笑的看看弟弟，隨又移向哥哥。

「你們說，這個事究竟有好凶啦？」她發愁的問，猜到了他們在爲甚麼爭吵。

「你老人家歇歇好麼！」哥哥哀求的說，「麻煩死人……」

因爲那個沉默寡言的媳婦，忙着打了洗臉水來，於是他站起來，進了寢室。

他是去洗臉的，但也是逃避一種可能的爆發。因爲他確乎的感覺煩亂。雖然比較世故，但他也富有正義感，不僅當做手足，看着一個普通青年，他也同情他的弟弟。當從城里回來之前，他還同那個無法無天之徒發生過爭

執，憤激道，「好！我就去叫他來，看你們又怎樣處置他！」這是負氣，因而他更私下決定，若果對方太做得難堪了，他就請個律師控告對方違法。

但在回家的途中，他也頗不滿意弟弟，以爲置身這個世道，他不該太任性，以致招來麻煩。同時他也很不滿意自己，担心因爲他的負氣更會加重弟弟的困難。因此，當其到家的時候，他正感到不快意，而他現在，却單只爲那個青年人的幼稚魯莽而生氣了。

「他像還以爲我是幫兇呢！」他喃喃的說，一下又把剛才絞乾的毛巾擲入洗臉盆里。

他不想再洗臉了，快步的走近床邊，橫攤了下去；但他隨又掙身起來，在房內躑躅着，考慮他該怎樣結束這次事件。父親早去世了，他已隱然是個家長，他不該讓事態自由發展。而且事實上，他也相信弟弟會聽話的。「我一定要他去他也沒法！」他想，但又覺得不很妥當，深恐他去了亂發脾氣。

他早已看出，自從白吃白喝了一場以後，他的性情更躁妄了。『要是我不同那個混蛋鬧翻，也好的多，』他又想，於是就更加動搖了。

去年冬天，當發覺弟弟停止了按月寫信的時候，兩兄弟就會經爭執過一場的。結果是哥哥讓了步，認為他該尊重一個青年人的骨氣。同時他又想起，他之出事，無非言語失檢，原因並不嚴重。但爲周全起見，他却建議，弟弟該到樂至一個他的同學那里去作教師，可是弟弟反對這個，堅持留在家裏自修。

現在既然沒有把握主張他去，哥哥就又立刻想起這件事了，而一到想起它來的時候，那種考慮任何問題必需的平靜，又一下崩潰了；這便是說，他重又對弟弟感到了怒不可遏，覺得他凡事但知任性，一點不爲自己的前途設想，不爲家庭同他設想……

『要是聽勸，那有這回事呢？』他大聲說，『就說走了好啦！……』

他停住足，盛氣的拋出兩臂，而話才一完，他就已經一股風樣出了臥室。母親妻子燒飯去了，弟弟依舊坐在原處，既未看書，也不致有何種打算！但祇蹙着短而濃密的眉毛，堵着張嘴，眼眶也更深了。毫無目的的望入空間，彷彿正在解決甚麼不可捉摸的難題。

『我問你呵！』一看見他，哥哥就責問了，『叫你去樂至你爲甚麼不去？』

他問得很突然，而且異常執拗，弟弟吃了一驚，轉過臉望定他，似乎有所作爲；但他忽又邁開了臉，憤然拾起掉在足邊的一只書簽，迅速的撕裂着，勾下頭不做聲。但這並非出於懼怕，他原本想回嘴的，而他忽然想起哥哥的全部建議，以及它的經過來了。

於是，他就更加對他的莽撞失悔起來，但也更加生氣了。

『你以爲憑感情能解決問題嗎？』他的沉默使哥哥又接着說下去，『要

是聽我的話，現在那裏有這回事？就說走了好啦！哼，哼，」他苦笑了，又嘆了口氣，「刑事！民事！除奸條例！若果講這一套，你不會出事了，我也不會一趟成都，一趟重慶的瞎跑！媽也不會急得半死！……」

「不要扯那麼多！」撤去紙片，弟弟跳起來了，「我跟你進城好啦！」

他叫着，揮動着長手臂，而當他全不必要的順順頭髮，重又坐下的時候，那種自從同哥哥爭吵以後，便梗在胸臆間的煩惱不快，忽然間消失了，反而感到一種無名的爽利，因為他恍惚感覺得，只有如此，這個清寒之家的溫暖融合才能維持，而若果做到了，他的讓步也就有了代價。

但是哥哥並不滿意他的表白，不是因為態度魯莽，而是不滿這個表白本身。

「我並不定要你去！」他頂着說，「我只是說你不該凡事任性！比如說吧，……」

「請你不要說了！」弟弟哀求的喃喃着，「我一定去！」

但是哥哥並不聽他的話，皺皺眉頭，他照舊說下去；只是口氣親切而帶憂鬱。他說到弟弟性格上認識上的種種缺點，指明着這樣下去他會毀滅掉自己。即或不再出事，單是在精神上，他也定將遭到惡果！他沒有提起事情應該怎樣解決，這不是有意規避，由於弟弟的沮喪，他忽然只覺得可憐了。

「你想想吧！」他接着說，「到處都是網羅，陷阱，隨便出口氣都有人暗算你！……」

「生活在這時代，」搖頭嘆息，弟弟自言自語的說。

「有甚麼辦法呢？我們總不能自殺，等時代變好了，又再復活！所以，暫時逆來順受，……」

「對！對！對！」弟弟忽又痛苦的大叫了，「地獄裏我都去！」

「我並不是指這一件事！……」

「我說的實在話呢，」弟弟低聲認錯，受屈的嘆息着。

「我的確不是指的這件事呢！」哥哥重複着，更感到心軟了，拖來一張椅子，在弟弟不遠的地方坐下，於是折下身子，親愛的望定他，「我是學教育的，難道我不知道一切精神上的虐待將會招來甚麼惡果？想想你自己吧！原早雖然暴躁，可不像這樣神經質！……」

弟弟咽了口氣，頭勾得更低了，兩隻手托着額角。

「所以，我只希望你理智點，單是憑感情衝動，就不上當，也不容易活下去呢！……」

「我都不知道我怎麼會這樣！」弟弟自怨自艾，沒有改變姿式。

「總之，我決定不讓你再去了！」哥哥急轉直下的緊接着說，態度堅決的站起來了，我不能再讓你受虐待！你明天到樂至去！我得到工作，自然是好，找不到，就在那裏作客好了，橫豎在家裏也要吃的，我按月匯錢給

你。不過，你再不能出事了！千萬少說些話！」

弟弟不置可否；雖然很希望能這樣，而他的心胸，也豁然開朗了，但他羞於承認。

「你以爲怎樣呢，哼！」看出他的遲疑，哥哥就又說了，「我認爲最妥當！」

「可是，他們又向你耍人呢？」並不作答，弟弟懸心的問。

他抬起頭望定哥哥，浮出忸怩可憐的憫笑；但隨又被痛苦掩蓋了。

「不！不！不！」他緊接着站起來叫嚷，「我跟你一道去！」

哥哥又氣又笑的長長嘆了口氣。

「你是怕連累我麼？」他微笑着問。「這不會的，你放心好了！比如說吧，」看出弟弟並不放心，他又接着說了下去，「進城的時候，我可以這樣說，因爲逼得太緊，老母親又抱怨，你已經偷跑了！我在路上碰見送信的

人，現在正四面八方打聽。稍過幾天，我再去登個報！」

「你還可以假裝同我脫離關係！」弟弟忽然害羞的說了，帶點沾沾自喜的神氣。

「對啦！到了萬不得已，還可以這樣做！」

「唉，」嘆息一聲，弟弟忽然又敗興的說了，「要是再大兩歲！……」

「怎麼樣呢？」皺着眉頭，哥哥突異着他的感情的易變。

「要是再大兩歲，我就算成年人，你也沒干係了！」

弟弟回答得很認真，但却嘆然若喪；哥哥憐惜的笑了。

「不要想得太多了吧！」他點點頭嘆息說，隨又變得堅決起來，「老實講，民國二十三年，田皇帝那樣瘋狂，我都還要活出來呢！你放心好了！吃了午飯就走，到外婆家裏去歇，明下午就到了。我馬上去寫信！……」

哥哥翻身退進堂屋去了，弟弟深沉的咽口氣，又微笑着搖搖頭，於是跟

了進去。

當其找出文具，哥哥坐在方桌面前準備寫信的時候，母親也一拐一拐的進來了；媳婦揹着娃兒，袖頭挽得很高，停留在堂屋門邊。她們正在弄飯，那兩兄弟的叫叱却把她們引了出來，攔置下工作。站在廚房門邊，她們懸心的傾聽着兩個人的叫喊爭論，以及辯訴，一時皺眉，一時搖頭嘆氣，一時又喃喃自語，但都自覺無力提供一個辦法，只能在那籠罩全家的暗雲下發愁着急。而到了現在，她們就趕過來了。

哥哥一手磨墨，一手托了下巴，正在構思。照着鄉下派頭，點燃燈盞，弟弟在一邊抽水煙。對於哥哥這個意外決定，弟弟太興奮了，只是那些記憶猶新的爭吵還不讓他發作。

「兩個人鬧了半天，」母親邊走邊問，「究竟想到好辦法沒有啦？」
「當亡命客！」停住抽煙，弟弟帶着孩子的驕矜叫了。

『我不跟你講！』母親見怪着，以爲兒子在開玩笑。

『他說的實在話哩！』哥哥浮上憫笑證實，『吃過飯就要走了。』

『唉！』母親嘆息了，『早說要去做客，布就再貴，也該縫一件衣服啦！』

弟弟正把煙哨湊向燈盞，打算抽煙，但他縱聲大笑，竟連燈火也噴息了。哥哥不以爲然的皺皺眉頭，隨又苦笑着嘆口氣，於是調好了筆，動手寫介紹信。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



有版權

堪察加小景

沙汀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國民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甲生生活印刷所

定價 五角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九集

共六十冊

山水	株守	堪察加小景	大姊	災魂	伊瓦魯河畔	風雪	夜鶯曲
馮至	吳岩	沙汀	鄭定文	田濤	白明	盧靜	中篇
散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短篇	中篇	人世百圖
旗	行吟的歌	青春	靜夜的悲劇	曙前	錦帆集外	日邊隨筆	靳以 散文
穆旦	方敬	李健吾	巴金	劉北汜	黃裳	李廣田	靳以 散文
詩集	詩集	劇本	散文	散文	散文	散文	靳以 散文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購

62
391131
6

3-
弟

